

兩
朝
平
壤
錄

兩朝平壤錄卷之五

會稽

諸葛元聲

輯

商

濬

校

播上

播自唐虞為三苗地。古來叛服不常。秦屬夜郎且蘭二縣。漢屬牂牁州名播。始於唐也。宋時為樂源遵義。其地自漢武經營西南夷始奉約束。唐貞元以前多處遷客。故劉禹錫出貶播州。柳宗元請以柳易播。又謂播非人所居。貶人多不生還。彼時風氣猶未開。傷

宗乾符年間南詔反。據此地。朝遣招討使楊端山。原籍

太原府陽曲縣人糾兵破走之。值僖宗兵亂。端遂留不返。至

孫名番者。專有其土。宋時亦設吏。然寄寓而已。我

朝洪武初。播祖楊鑑。納土歸順。乃改為宣慰使司。分

隸四川。其封域。南極牂牁。西連棘道。東西廣一千四

十里。周圍遠近三千里。蓋西南與陞也。西北出四川

前門西南出赤水烏撒水。西黃平為後門。其地勢西

其東出湖廣。偏橋沅州為右。臨元。三省北。塹山為關。東南俯江為池。中皆山谷。盤互。巉崖峻

壁。跨接谿峒。人馬不得並行。其人民有九種十三姓。

楊保子等。其里田有五十四里。八十八局八路十二
庄人戶。其關外苗夷。有仲家苗。黑苗。仡佬苗。木老子
姜苗。花苗。萊家苗。九股苗。俱屬貴州銅仁鎮遠等處其風俗。身推
跪。手刀劍。好巫覡。而信鬼尚關。其平原曠澤。多林木
蔚蒼。山疇豐美。物產廣饒。爾無士女佼好。昔稱鬼鄉。
今為樂國矣。其險要有婁山關。通恭岩門關。通合江
桑木關。通南板角關。通龍泉黃灘關。通江三渡關。通偏
隆老君關。通烏江其部屬有安撫司二。長官司六。皆
在關外。安撫為播州為真州。長官為黃平草塘白泥

餘慶重安容山。又甕水原無印信亦稱長官司。本州

設有隨司辦事吏長官四十八員楊首庶備制所

以止有八司播之土四十五里八司各三里惟重

安在江水之間全無里八司雖楊氏所轄而租稅俱

民止轄苗寨四十八處

納貴州。供各衛軍糧差銀。上各驛買馬走遞。與楊氏

不甚相關。各司皆山谷偏側。惟黃平獨開大壩。縱橫

一二十里。江水交會。土壤沃饒。去偏橋等衛不甚遠

所以舊設四川重慶府通判一員駐鎮黃平所令統

馭八司。舊糧撫夷事權頗重。此官聽貴州約束一應

本處轉呈川貴兩院各上司楊氏表裏河山據有關

所以此任為天下第一

內。外統八司為藩衛內衛七姓為根本七姓田張素

盧譚羅吳也。田即思州田宣慰族。宋崇寧改土為流故其族多歸入籍

張即江西龍虎山天師舍餘。二姓皆貴族後世與為婚應龍母妻皆張氏也

後與張為仇遂一遠軍與非七姓不能舉大事故七

姓世為目把餘姓為小民嘉靖十七年土官楊相父

子爭職奏于朝朝議勸處而目犯奸人助子擁兵

拒父相不敢入播走匿水西數年竟害死水西安國

亨父欲校奏相子厚賂安氏安氏卻賂索渭河驛沙

溪巡檢司地。二地皆水西邊界故安氏欲得之相子割地贖父屍歸

葬。相子即應龍父也。已世有逆德矣。應龍生而雄猜
陰狠。性喜淫佚。恃才妄作。嗜殺無忌。武曆元年。應龍
年二十一歲。始罷職。及在位久。益奢淫無度。日事遊
獵宴飲。服御僭用龍鳳紋。宮室違制。黃金飾戶。象牙
為床。及將淨身。男子擅充內官。選土民美女。擅充官
眷。州民有女十三歲。以二皆獻之。應龍謂之呈身。須
不用。乃婢不呈身而瘞者。累至死。嘗一日而聞割
二人聲。色滿前。奏樂飲酒。令州人稱已為千歲。子朝
棟為後主。又于桃溪街多設池沼亭榭。廣植花卉。為
遊觀之所。應龍先娶張氏。貌亦都。久之失寵。別居。又

娶田氏。小名雌鳳。少應龍四歲。已受應龍族弟楊瑞
龍聘。應龍偶見悅之。強委禽焉。夷中禮法疎。目把出
入土官衙。蚤暮無禁。應龍每出獵。必携妻妾從。張氏
遂與親近。目把私通。應龍覺之。未幾。萬曆十三年。四
川巡撫徐元泰調播兵征臘。乃應龍統兵一千有功
歸。婦事大露。田氏性極淫妬。田氏即田一鵬妹也。一鵬亦淫惡。為酋內司。摠
管置產近真州。一鵬每至州人必擇室女少婦有安
者侍養。一民婦成婚。終數日。以姿被選。其夫有難色。
即召至。又為應龍所嬖。遂諧言。應龍憤恚。縛通婦者
樹上殺之。將及其妻。應龍母張氏勸令宥而出之。應

龍不得已。將張氏嫁與族弟楊勝龍。然恨未釋也。遂欲宣淫衆室。以紓風憤。乃不時出獵。營長例設譙款。即令其妻女奉觴。有當意者。沉飲卧其房。薦枕乃已。少不順。即肆凌虐。於是漸失下人心。又納合州黥退生員馮世熙。內江罷吏李斌等。舞文排置。箠死何寬等十三命。波及何邦仁母彭氏。又殺死令狐耀兄弟。又杖死叔祖楊深。庄人反圖賴之。又封鎖目把何恩等房屋。又侵各土司田土。佔種辦納。貴州紫馬地土。以致賦額不完。定為新法。名曰等實。每田一畝。徵銀

數錢以飲

此時黃平安撫羅承恩草塘安撫宋世忠

雍水安撫循鶴

本非安撫皆楊氏借用之濫稱

白泥長官副楊以誠

楊鎮邊重安長官張熙餘慶長官毛守爵餘慶地土最沃與播司所轄湄潭犬牙相錯應龍貪利令日把侵其肥腴以為私压守爵母宋世忠婦也其妻楊以誠女也守爵母子患應龍愬之以誠以誠同世忠謀之羅承恩盖承恩以誠五司中最奸猾雄傑者以誠之子楊鯨又以女贅張熙之子故五司約結抗拒與應龍為讐而七姓讎民緣之奏許之禍遂起且應龍

殺人如飴。順之者生。逆之者死。朝方委用。暮即屠戮。讒言是聽。人人自危。州民小有睚眦。輒行誅滅。萬曆

十五年。田氏生子彌月。

田氏為應龍生子七人。女二人。長女嫁右主土舍馬千駒。

次女許洪邊宣。應應龍宋承恩。

正月十五日。妻兄田一鵬請應龍至

家飲酒。是日應龍與田氏在內室。適族弟楊繼龍來。

入戶。見應龍與田氏共語。閃而出。應龍疑繼龍與田

氏有姦。立殺之。且示田氏曰。爾私此夫。吾故戮之。田

氏驚泣曰。妾非張家。何例視我。應龍已醉。益怒曰。爾

為我不殺此淫奴。今效尤耶。封刃付親隨黃元。立取

張婦首來。時張氏在楊勝龍家。已生二子。臨被殺。呼母官氏必索命。方瞑。應龍聞此言。復將官氏碎。剮。抽其腸。并郭氏及子張受。臧獲人等盡斃。張聞。譚曰。張楊世婚。即罪不赦。猶當議宥。矧非辜子。張氏親屬欲赴訴上司。應龍又密遣人。要而殺之。於是張高等。糾群怨應龍者。彭年楊漢。應龍安撫羅承恩等。目杞何恩等。奏應龍殺死岳母嫡妻等語。聞劉氏人為太監。奪占幼婦為繡女。殺死長官。抄沒親戚等事。且議吾輩赴應示朝。惡耳日多。中道有阻。下若候

蓋梧州故有學字元

國物族學至前時物學後是

補弟子論

2

5

朝廷准行川省糧稅官收應

龍圖之大經。棄秦民未到省。又將張高寧五節。彭寧

等七命。叔祖楊濤無子。傳僧三命。遂爲侯人。外祖

斃之。妻子皆不留。又深恨五司士官。後遣員北來。悉

各司。既幾七姓乃暗結關外生苗。已引發兵。而苗生。

熟苗居國內聽本官約束生苗居國外各處險要不受約束事知府苗鈔男性喜寧

奪得應龍招。遂大出劫掠。貴陽下六衛。無日不聞失
事。商旅非結伴不敢行。其至破邑堡。劫庫藏。廩之皆
應龍為窩主。貴州巡撫葉夢熊疏播非大征不可。然
議者謂播以一州僻在西南。屬夷無慮百數。皆播彈
壓之地。方一有警。川貴軍門調其兵勇。不煩斗粟而
寇志偃然。決意削除。未為長策。四川三面臨夷。皆播
密邇。故川中士大夫議多同此。而撫按並議撫黔中
則專議剿蜀。撫黔攻兩相冰炭。朝議不能決。申相
公當國。疑川中受應龍賄。因右黔而左蜀。第行兩省

會勘而已。應龍願赴川勘。不願入黔。乃就彭水縣適

中處聽勘。

此時應龍既肯出官當事者即宜為調停決裂一審便可結局不致後之紛紛矣

上司恐事難卒結。而應龍十分難提。乃囚之重慶府

二年餘。

置指揮使司室房外以兵守之

時日本兵犯朝鮮。

朝廷

方徵南北兵應援。羽檄旁午。應龍乘此令心腹黃明

敬

即黃

文之宗

即文章

輦金帛入

京。

訴辨禁繫罪事。

願自將五千兵報效。入贖鍰十萬兩助餉。疏入。石司

馬星

題覆趙相公

志

奉批。

釋應龍。

追贖。

翌日復有人

言應龍驚驚難制。不宜釋。石司馬覆仍繫應龍。

肯

下報至。川官已令應龍次子可棟代繫。應龍脫籠去。

矣。從屢提再不出官。

知其難結即不宜禁既置之獄又不宜輕釋當事者兩失焉

之不靖由此

朝以播獄未決。重疑川中有私。乃歸罪李

直指李去。王巡按象坤來。責成諸司。嚴提應龍出完

事。應龍抗拒不伏。返被賺進。差官兵快到松坎。俱被

殺死。移文責之。則曰。此關外苗為之。應龍不知也。于

是江西真人府下舍餘張時照等。復以前後事。于二

十一二年間復奏。關下四川巡撫王繼先與貴州

巡撫林道楠皆一意議剿。川疏先上。奉旨着川兵

剿播貴州協助。罪在一人。止擒楊應龍。不許貪功妄殺。二十二年正月。王撫臺議進兵。分為四路。川三貴一。川東路大將總兵郭成領兵三萬。而以巡撫標下游擊丁光宇副之。監軍道胡應辰也。川南路叅將王之翰入川領兵一萬。吳文傑佐之。五司兵各一千。監軍道徐桓也。川北路大將領兵一萬。監軍道楊光訓也。惟貴州一路兵不進。監軍道董樾也。蓋林撫公憾川說先蕞後搢報。而旨又特重川。故緩師東路。方進兵。二帥已不和。郭成自謂主帥。欲丁受節制。丁

以郭起田間。己方見任軍門標下。於是分兵為二。郭携美妾。戎服匿營中。丁不復稟命。貪功冒進。至白石鬼崖。為苗詐降。進一關。二萬人苗盡殺之。二將僅以身免。川北路將熟知播事。從碁江進兵。一面招撫。苗夷望風投降。以故兵不血刃。直抵婁山。未敢輕進。川南路從婺川進至湄潭。應龍有大兵一枝。與七牌守把。湄潭乃播豐穰之地。正德初年。楊土官割餘慶半里并湄潭三里。以給楊爰名二十八庄。後楊爰又防楊友仇殺。因招都勻仲苗居之。號為忠義軍。自是仲苗日繁。楊苗分為七牌。以別之。仍今苗頭官領。二月內。川兵與苗接戰。斬獲頗多。苗將過河。我兵乘

高發火器擊之。屢有勝捷。此時三路兵最苦道險乏糧。至三月。湄潭積米至萬石。士氣頗振。正圖進取。而王撫臺為兵科徐成楚以別事論罷之。重慶聞報。即時行牌三路撤兵。委棄行糧。悉被播苗燒槍殆盡。徐軍初議欲晉一將協守黃平。徐侯再舉則五司倚仗天兵。選卒助攻者。庶有所恃。不為應龍魚肉。而所積餉又可坐食也。呈詳撫臺。謂此兵後復有失。恐益重己罪。故不肯從。貴州按君薛繼茂緣此舉無功。又與林撫公有隙。遂疏謂播決宜撫。林疏反之。謂決宜剿。向也蜀黔冰炭。此又撫按矛盾。薛以按兵不舉罪林。林則曰。川已撤兵。甚至撥許曖昧。

形之奏牘。互攻不已。朝廷以白石徵官兵。特命侍郎邢玠。總督二省。南京兵部郎張國璽為贊畫。率領總兵叅游嚴兵討捕。實受相國司馬成算。以朝鮮事未寧妥。姑容招撫了事而已。邢公入蜀。知太守王士琦有智畧。可任。乃調代史記勲為重慶守。士琦欽效郭汾陽單騎見虜。乃與游擊吳文傑。瞿塘衛經歷李應春。文傑與應龍為兄弟。應春亦識應龍。從者數十人。輕騎入播。時應龍已嚴關設脩。至鬼崖。阻不得入。文傑以密劄諭之。示總督勘撫好意。應龍不得已。擇貌肖己者十人。

齊出聽勘。必竟應龍不出也。勘官詰以白石縱兵殺
官軍事。又委其罪於悍苗。應龍只推不知。軍門重兵
稽渝將半載。日夜星火催促完事。委勘官只得議應
龍罰贖四萬兩。革其管事。令伊子朝棟以應龍上舍
管宣慰司事。又討應龍認狀二紙。此後不敢侵擾土
司地方。不敢非刑虐害人民。恣為不法。應龍刑獄凡
有建隆湯鑊
大床鉄刷及烹鹽炙肉
自食抽腸剖孕等刑不敢不納。朝廷稅糧等三
事。邢總督止據各官申文。便為播首聽撫。撤兵伏
命。時二十三年交秋日也。應龍自此得志。差人重慶

打點日求兒子出獄。方肯完贖。官府又慮為所欺。不肯釋放。應龍日在桃溪衙宴飲作樂。謂其下曰。以我在播。亦一小皇帝也。只為五司七姓家奴欺我。受上司如此耻辱。若非盡殺此奴。恨終不消。況我部兵若干。又有老虎兵若干。應龍關內外兵約共二十餘萬。養之名。又選梟勇善戰者七八千人。秦老虎軍。誰將柰得我何。自來川貴二省。官力素弱。有事專靠土兵。應龍向來從征。屢見蜀兵脆怯。每每從其部下買級獻功。至於黔省。一兵也無。以故播酋向來雄視三巴。漢兵聞之破膽。及自白石戰勝之後。蓋

藐官兵如乳羊。自總督勘撫之後。益輕官府如兒戲。說剿說撫。皆不當為意。如此者又一年。而應龍子死獄中。應龍聞知。十分哀痛。令人取子屍棺。上司因勘合未完。畱不肯葬。及趣其完贖。則傲然曰。吾子復活。銀即得矣。或云應龍不吝四萬金。可以去危。就安。保根本。已傾天怒。人怨。即種土。然七姓五司誅鋤殘毀。其肯完贖。亦莫挽滅亡矣。應龍又親統大兵。驅千餘僧。直至重慶城外。為子發喪招魂。一時地方驚擾。人心憂危。應龍子死後。加恨五司七姓。此出密訪奏。民住處有避在城堡者。有躲在山外苗戶者。盡被搜捉殺。

戮間風者拋家棄產寄住外方。不敢徠還本境。應龍引兵臨城逼討。無一得脫。如日杞黎。衆投避瀘州。播兵逼取。亦得縛送還。赤水罕目。素年之父。素子陞。逃往合江。二十五年內。應龍兵逼其城。城上人縋而與之。執縛縛而割其肉。炙之令自食。然後磔其肉以食諸苗。有全家獲之者。取其妻女。對其父與夫。令諸苗淫之。或裸婦坐木上。衆射之以為笑樂。或燒蛇尾。從陰入其腹。人蛇俱斃。又煮殺各土官。逃尸墳墓。燒骨揚塵。行路望淚。羅承恩。播州安撫也。窮追行。偏橋得

之。即行磔殺。羅時豐等一門皆為鐵釘。

此言羅時豐從

征二十六年春。應龍復遣從弟楊兆麟。托獻皇木。帶

五百苗入涪州。所過要挾。雞犬一空。民皆逃竄。實令

緝奏民與白石用兵時助剿者也。一二年間。擄兵無

日不擾地方。於是四川巡撫譚希忠。以夷目投因構

累奏。四川巡按王明。以土酋萬駢殺毒內地奏。兵科

侯慶遠。以從酋恣橫弄兵奏。四川巡按趙標。以擄事

勘處無期。征苗怨厲。目甚奏。皆請兵大征。此二十六

年事。而關白悔盟。東師孔棘。邢公已題畧朝鮮矣。

朝廷未暇西顧。而楊貴愈加放肆。每對部下大言曰。朝廷若不饒我。我須拚死殺出。遂州打州。遂縣打縣。大做一番。此時應龍手下有黃七。孫時泰。武清原籍。生員。因黃七走京。授石司馬。應之薦于楊貴。曾今文之。宗時回播州。專為應龍畫策。對應龍曰。本州山河雄壯。兵食充焉。又得群苗為羽翼。擬而用之。以圖大事。即公孫躍馬尉佗。自王不足多也。今朝廷說動兵征剿也。只是虛名。太爺令只預備糧草。整飭險隘。將五司七姓仇家掃蕩。以絕禍根。又將海龍圍修理。堅壁重關。以為退步。就有幾多兵馬來也。無柰

我何。左右歸還。一箇撫應龍是其言。當立二人為軍
師。以何漢良。李旭。戴貴。張玉。彭道。張漢。何廷瑞。陳泰
等。為謀士。以楊兆麟。郭通。緒。楊珠。楊明等。為督軍總
管。以何邦寧。田一鵬。管高安路軍田飛鵬。管長溪路軍田良玉
為內司總管。以尚守忠。趙仕登。謝朝俸。張漢武。羅綱
朱敬。袁守剛。陳大恩。石勝。俸等。為提調巡警。以吳金
錢。吳金富。石朝貴。曹萬。曹嚴等。為苗頭總管。以婁國
張。讓。穆。昭。袁。年。袁。鑒。王。繼。先。等。為各里頭目。又以親
弟楊兆龍。管清平路兵馬錢糧。四弟楊從龍。管金鼓

路兵馬錢糧

景為注惡虜其江婦女以百數

五弟楊世龍管周子路

兵馬錢糧

景號雄軍中呼為五相公

何廷王為衙門大總管主掌

八司五十四里糧差

首逆節皆何漢良廷王二人設之

以馬忠掌文

書又挑選桃溪庄丁五十四里八十八局人戶八路

十二庄親管家丁。猶恐兵馬不足。又節年招九股惡

苗。及紅脚黑脚等苗。堪用者。招入本州。充為目把。即

以逃亡家小田地賞之。本州田地不足。侵佔湖貴四

十八屯益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

苗。自是一州皆苗。精悍推鋒。無慮數萬。名曰硬手。用

以戰勝。攻取所向無前。又私立統制名色。遣謝朝俸
趙仕登等。殺掠江界。河水渡一十二寨。又設虎牌傳
示。內書統制趙仕登傳諭我主千歲。太爺勒要各司
歸順否。則必然削草除根等語。時貴州都司辦事徐
六年四月十八日。親見此牌。遞至。應驛署黃平印。二十
呈報上司。并移書貴酋。督末承恩。時五司親見此。無
不脇息從命。惟雍水司猶鶴不助。應龍遂遭攻擊。白
泥副土官楊鎮遠。首助惡。引苗攻殺同僚楊以誠家
貽禍猶烈。時貴州巡撫林公已去任。代之者江東之
也。江以直諫有聲望。蒞任後。奏民日聚數百。哀哭於

軍門前。土官宋世孝。毛守爵。日以播酋逆謀彰著。稟
兩臺各道。請官兵據江防守。各愿率兵助敵。楊酋知
之。加害五司。愈甚。餘慶草堂二司。官無存住之所。妻
子奔竄黃平城中。至九月初旬。楊酋探新通判王三
策。往重慶。又引兵直犯黃平。勒要土官家屬。操捕舒
都司。恐其屠城。只得放出二司家眷。以致殘害靡有
孑遺。江院聞報。震怒。一面題奏請征。有新添衛經歷
潘汝資。好談兵事。遂大言能擒應龍。又該巡撫湖廣
支可大。亦題叛酋。集兵猖亂。兵部覆奉 旨。楊應龍

違斷稱兵。合當防剿。着各省同心相機行事。江巡撫
得報不察。汝資狂生輕率寡謀。原無實用。又視播太
輕。即于二十七年二月。令潘經歷督部兵三千人。同
遊擊都司楊國柱指揮楊國材等。于三月初旬進兵。
楊酋聞此聲息。與衆謀士鼓掌笑曰。此又自來送死。
吾何懼哉。田飛鵬曰。兵雖少。亦不宜令之深入。當即
于近邊了之。當遣何漢良同子朝棟提調董鰲領四
牌苗阿萬出關迎敵。即以楊正邊父子為先鋒。我兵
遇賊於飛練堡地方。潘既倖功輕進。鄉導不熟。賊衆

我若萬餘苗包圍之。遂皆覆沒。楊國柱被賊擊回寨中。十日不肯降。漢良命之跪。不肯跪。國柱而斬之。國柱罵賊不屈而死。其餘千戶八九員。同所領兵共萬餘人。悉為蕞粉矣。朝棟得勝回。應龍甚喜。有接于黃七等言。此番傷官兵太多。朝廷決有大征。須索預先淮倫。莫待臨渴掘井。未幾。江公以失事罷任。而郭子章江西南代之。朝議播苗征還益甚。宜遣一重臣。即以四川總撫。准改總督衙門。兼制川湖貴三省。同心剿捕。時談播事者。尚紛紛不一。咸謂播城四面天險。

卒難底平。獨四明沈相公。與大司馬田樂。任丘人力主

大征。言此苗。自戊子至今。為惡百端。五司七姓。無辜

悉被殘害。雖經勘問。兩次皆務姑息。只圖完一勘合。

撫不成撫。剿不成剿。養虎貽患。何以鎮懾。各司土酋

生異心者。懲創矣。於是推用原任遼東巡撫李化龍。

大司馬府長史專勅總督川貴湖三省諸軍事。是年三

月二十八起官。五月二十八到任。李公忠清謹愨。持

重有謀。故特任之。此時日本退兵。朝鮮難解。將東征。

有名將官如劉綎者。先撤回聽用。楊酋得此聲息。猶

無不以介意。言彼不過調集土兵。土兵既無紀律。又
好搶掠。我但以一二庄財物婦女委之。即可盡殲之
矣。及聞李總督到任。果調酉陽石碓各司土兵。揚酋
大笑。以為不出所料。黃七等曰。彼調土兵。吾亦應以
苗兵。但關外諸苗尚怕朝廷。不肯為我盡力。今須
督率諸苗各處攻劫。一來張本州氣勢。二來苗既得
罪朝廷。自然并力於我。應龍以為然。於是川自基
南永合一帶。貴自偏橋平越興隆黃平一帶。各屯堡
無日不被苗害。此苗先前原無逆節。亦無遠畧。只因
手續錄

白石喪師。招撫隨行。割一省。撫一省。只落得增他一
番兵力。長他一番雄心。便謂官府怕他。漸盟不軌。連
歲假以擒擊。叛奴一犯。合江再犯。蔡江殺掠甚慘。然
猶未敢悉師以出。自飛線後。首自知天誅難逭。思遲
一決。又見明旨重頒。疑畏日深。乃謂各總管曰。朝
廷已不容我。走擒我老楊如何。不拚死一倖。騎虎者
勢不得下到山凹地。左右是死。不壞也是壞了。遂欲
親自統兵出關。妻子皆泣護不許。遂與六萬出在豎
脚。分為三路。一從備兒岡。一從母渡三溪。六月初

三日結營不去。要犯綦江。旗上書擒王剿叛四字。時
總督入蜀。未及旬日。召募訓練。一無所施。乃一面行
文。浙江。江山。東山。西陝。鎮各調兵。一面令總兵萬鰲。重
摘松潘兵馬。馳入重慶。相機防禦。時守綦江者。叅將
房嘉寵。調松潘立功。進擊張良賢也。亦北當日會同守
備胡汝寧。統率官兵。與之隔河對敵。銃炮打死射中
賊兵數多。十六日。播兵萬餘。在趕水屯紮。二十四營。
二將督率胡汝寧同官兵二千。于十七日三更抵舊
東溪。遇敵數陣。斬獲苗級一十二。又戰于四壩。雖衆

寡不敵。良賢奮勇殺入重圍。出而復入者三。亦獲全勝。應龍遣人密以金賄二將。令順已。房叅將立斬其使絕之。應龍大怒。念一日先令細作入城為內應。增兵圍城。要與房將死戰。二將立城上放火器者不如法。城頭火起。各兵難立。一時滾下城牆。陳大才引沙溪苗先登。賊遂入城。二將與馬騰漢。譚名馬禿子。極惡逆寇。巷戰。蜀兵素畏播苗。見賊皆譟而走。多投水者。止餘二將與其家丁。力盡援絕。遂皆遇害。胡汝寧被賊擒去。至河跳溺死。馬知縣同家眷十一口。正衣冠坐堂上。

賊殺義男義女各一人。打入後堂。搶去什物。放回劫庫。二十二日。應龍差李旭何漢良。檢庫銀。掠去二千兩。仍立一領契。逼縣用印作賞兵費。二十三日。放火燒官民房百餘家。盡虜一縣資財。子女以去。少壯者弱者殺之。投尸于河。自大江流下。江水為赤。二十四與知縣會話。要改剿為撫。又要取各寨民及楊可棟尸棺二十五。挈尹門子親舅。隨帶到營。退兵三溪屯。劉於是。自合江南川江津。至重慶一路。人民驚惶奔竄。朝不謀夕。南川人民逃盡。庫獄皆移。遂為空城。時

總督在省。各城無將不多。賊若乘勝長驅。半日可下
重慶。全蜀門戶一失。則全蜀不保矣。乃賊在綦江。劫
奪倉庫。虜掠人畜。遲回五日。李總督星夜催調各土
兵守渝城。速拏奸細。在府者一日。而得十六人。萬總
兵皆撲殺之。沉尸於河。絕其內應。一面令王之翰守
南川。楊敏政建武游擊守合江。王夢吉容守瀘州。內地兵
將漸集。聲勢漸壯。賊遂遷延不進。至七月初一日。頭
目袁謀、趙林鶴等方攻五畝堡。并攻合江。應龍封刀
要殺趙林鶴。緣何不打合江。必竟分遣生苗焚劫堡

寨復於三峽。插旗立石碑界。口號為宣慰官莊。賊占此遠
播官地何為。不過掩飾已之用兵為爭地界耳。如此舉動軍門。知其無能為。
姑遣一牌諭應龍而徐俟兵餉完集。方圖大舉。牌
云。楊應龍向雖有進剿之旨。然部議循令兩省巡按
會勘。其人尚在生死之間。若悔罪乞哀。尚有生路。今
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為。豈不知四
海九州。北之一播。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
吉。孰強。豈天奪之蟬。自取滅亡。令傍觀者。欲救之不
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行。飲退歸巢。猶可圖全。

若更徬徨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談道即便
差人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勿得殺害。指房殺兩
國交兵。不拒來使。況彼原係土司乎。聞彼以地界防
兵為詞。此只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
也。酋初絕意于撫。後見此牌。雖不甚信。亦以向來
舊套。容或可希。遂撤其兵回巢。而以文來訴冤。且索
奏民屍棺之類。內稱被房叅將張游擊無故加兵。又
隱七姓讐奴。又將差奏目把許文志等屠殺。不得已
親自會話。二官不分皂白。出兵交戰。并獲何邦卿等

聳感揭帖。乞賜脩達等因。軍門批云。播州係累朝舊
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貴
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剿。則無以示因與耳。觀部覆
猶欲兩省按院行勘。尚為伊留恩。伊乃公然狂逞何
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已。誰為應龍畫此計
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既云激于控訴無門。若飲泉
歸巢。靜聽處分。尚可自解。仰該道遠宣諭之。楊酋得
此。以為兵部真有開豁之意。遂差人行賄。楊酋多子
在宋營通賄。苗又謂安遠臣曰。軍門批我文書意

思甚好。我且待之。故雖時以入犯。屢聲挾我。而竟不出。各城始得保全。以待調兵之至。時重慶鄉官恐賊復開出多。勸總督急入重慶。然軍門業以計緩賊。而蚤入重慶。賊反驚動。故只在省調度。未入渝城。又以征播大議。聞之閤部曰。今之議播事。有遲速兩端。夫兵貴拙速。然未有不能拙而速者。今糧餉未充。兵將未集。僅僅二三萬烏合之土兵。欲浪戰以決雌雄。是穽線與茶江之緒也。必無幸矣。若遲。蓋主坐困。坐困必用衆。用衆須川六萬。湖廣各三萬。以十二萬之師。

俱退散。若朝廷再起人馬。復來征我。又有四五年。那時別尋道路。八月初。應龍將四牌夷頭莫老明。趙仕登。羅廷鑾等家小。拘入播州。約日出攻。地方田相公領三萬攻思南。趙仕登領二萬攻龍泉。楊朝棟領二萬出袁家渡攻石阡。應龍親領三萬出烏江。亦往思石會合。來攻黃平。一齊舉事。貴陽危在旦夕。而天不佑惡。朝棟忽生背癰。遂阻師期。至九月。子疾方愈。而李總督已調水西兵三萬。守貴州省城。以斷賊招苗之路。兵雖未至。苗終疑懼。不敢大肆。時重慶集兵已

萬餘。劉健十月交代下至合江。南川。江津。瀘永諸處。皆有備矣。所以楊酋不敢窺川。惟前八月十七日。一攻永寧而已。蓋永播貼鄰。又有宿怨也。然被本司羿兵。殺賊溺水。死者約三四百人。酋氣益奪。及聞諸路官兵大集。應龍日與謀士商議應敵。黃七曰。播稱天險。何畏大兵。及今將婁山岩門大灘。竹板角三渡。黃灘等關。令人極力整削。險絕至各處河口。如烏江河渡。疆界河。素家渡。涪潭。彭水。處處列幾千苗兵。官兵豈能飛渡。一面以金寶結好水西。唇亡齒寒。莫

了土司綱紀。借他兵馬暗助。有伺不可。楊酋如其言。
傳令各頭目。嚴督人夫。削壁掘塹。修整如天造地設。
鳥飛不過。楊酋親臨視之。躍然曰。剿撫任爾。但恐進
我。開來。不能出我。開去耳。又差心腹吳比金萬富齎
金寶。騾馬三疋。銀鼎一箇。一同沙溪目把尚義王繼
枝入水西。見安土官。呈送禮物。四十八枝。頭目皆有
禮。漢把陳恩對安土官言。如今李總督要動天下兵
馬征播。見調我家出兵三萬守貴州。如何不去。只好
延捱看事勢。待官兵輸。便可幫助。如官兵勝。我們亦

難搭救。今只好言應之。未可絕也。

安楊二氏。先世原為敵國。安曾求親。楊氏不從。求以女嫁之。亦不從。蓋楊自負太原詩禮舊家。耻與獯鬼同盟也。故安國亨嘗欲殺應龍。後楊氏奏民事起畏。安氏不得已。令子寄拜。於時國亨老且死。彊臣幼不省事。其目把多受應龍金。遂自陷黨逆。彊臣母鳳氏賢有識。楊酋破蒸江。以所得子女送之。初受母不知。繼送之。鳳氏已知大罵。謂此破城所得。豈可輕受。罵其人而却之。剿事起。楊氏深結。

安氏安氏與約曰。若官兵到。桃溪庄少不得借我一焚。以完前件。後水西兵焚桃溪。正此約也。

疆臣以此言應播使。播使遂與水西目杞。歃血盟誓。決不相負。應龍心始少安。議欲出兵擾貴州。以糾苗。又恐川兵乘其虛。乃于綦南中路地名官壩。令郭俊何廷順等領苗二萬。聯絡結十女營。盡將連界人民房屋燒毀。其東鄉兩山居人。搬逃一空。十月初。聲言統六十營。專打合江。以恐赫川兵。竟亦不至。十一月初七。酋令朝棟率苗徑打東坡爛橋。

東坡爛橋重安三處楚黔交會

滇貴咽喉必殺死守堡百戶劉經仁等。即于東坡割
一大營。十一月十九。又于興隆臺坡割三大營。通引
九股黃岑四牌七牌諸苗。不時出劫。一路哨堡絕無
烟火。官道不通者三月。偏橋興隆鎮遠等衛。晝夜提
防。惟恐賊兵突來。時貴州總兵沈尚文。久已革任。後
代新總董元鎮。托言苗警。只駐銅仁。故賊益無忌。兩
月間。鎮遠以殺虜許花屯堡告。平越新添以王蘇困
被據告。王蘇由小路近新添三十里黃平以楊七統兵翁崖告。龍
泉以何漢良劄兵三跳告。在在賊冲。處處告急。貴竹

貼危。甚于累卵。李總督會郭巡撫。議于東坡爛橋。重安三處各設重兵一萬。以通通路。方議大舉。總督又以大兵漸集。師期的在新正。遂將部議賞格。刊行懸掛。內開擒斬應龍者。賞銀一萬兩。封官。餘各不等。又頒宣諭。首之妻子左右親屬人等。殺賊納降。至為詳悉。人心無不踴躍思奮。其長官袁年王繼先。首先歸誠。軍門給賜冠帶銀牌花紅旌獎。於是陳世賢羅綱袁鏊安鑒等。皆以妻女送質。約降。李旭為川人。用間全家被楊酋殺盡。趙仕登又為都司。錢中選密謀。偏

橋生員曾文學。用計殺之。賊之手足腹心。已有瓦解之勢。而賊猶恬不介意。復犯龍泉。十二月十八日。賊令何漢良、朱敬等統苗數萬來攻龍泉。分兵五路。一由錫落關。將把總哨官俱殺死。虜去官兵一百五十名。當砍死五十餘人。用木靴穿繫。一由龍洞哨。一由穿礮哨。一由三跳哨。綁去二把總。并兵一百二十人。一由綏陽哨。綁去把總。盡燒永靖營。哨房殺傷官兵大半。此時何漢良已有納降之意。攻破龍泉。恐不便投降。故止焚關外而去。楊酋知之。將漢良收監。復

令楊珠來封刀逼之。時龍泉守備楊惟中部兵止二千。慮不敵。先將家眷送往思南府附近。黟武溪潮底河下潛住。惟令把總李君寶協同土官安民志率五百兵在司防禦。正月初五日。播苗數萬擁至。一湧進入。縛去土官安民志。吏目劉王鑾并妻媳盡皆殺死。龍泉乃思石咽喉。一失則婺川不保。二府孤懸。皆在危急。總督聞報。一面責叅將陳良珌王一桂發兵戍守救援。思石楊珠已破龍泉。方欲移兵攻婺川。而聞蜀兵金竹官壩之警。遂撤兵回播。李總督冬盡已入

重慶因師期漸逼行令各路將領嚴守信地。金筑官
壩皆南川路信地也。總兵周國柱。即寧夏殺劉東統
陽者名畢邪氣統
石砭宣撫馬千乘在鄧坎剗營。正月初二日夜賊料
人心燕樂懈弛。引兵來冲營。我衆堅壁不出。及明馬
千乘同妻秦氏奮勇一擊。追入賊境。連破金竹土青
岡嘴虎跳澗七寨。斬獲苗頭梁俊等三十餘級。十五
日酉陽宣撫冉御龍同保靖兵進破官壩大寨。連破
廠崖岡。追殺二十里。前後擒斬三百五十餘級。內有
楊老祖。應龍張提調子。及何廷順郭輝皆死。所遺資

糧八千石。舉之不盡。是日郭輝驅黃使戰。苗曰。此是天兵。與常時土司。伏殺不同。我不敢對敵。多有遺失。故致大敗。總督題此為征播第一首捷。大行將所以龍泉之賊。撤回內顧。按賊以初五日撤兵。即由龍泉之捷。有以牽之。不意日。有官軍之捷。不復敢南向。使楊惟中堅守三日。可免開城之憂矣。貴州郭巡撫謂苗雖暫退。而東坡兩山。阻塞官路。上下猶然不通行。令漢土官兵。于初十日齊至興隆東坡一帶。將屯劄苗賊。盡數擒剿。各賊奔進大江。群苗多來歸順。即諭令守東坡道路。始饒不殺。自官編

坡之寨破。而楊酋勢漸衰。我師進征無碍矣。此時西
川王壘山崩。人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曾克庵查以
前武功俱有此異。今王壘崩。應在乎播無疑。天鼓又
鳴于東南。此為天聲遐布。亦應賊亡。應龍祖宗墓上
夜夜聞哭聲。故播衆危疑益甚。李軍門自辛辛以來
日日催兵催餉。因各司土兵難恃。故請大發邊腹之
兵。以川貴湖三省難自給。故請多頒內外之餉。以招
苗之路。且絕。故請置偏橋之師。以默省之力不足。故
請責全楚之供。及至冬盡。兵力始充。器械始倍。糧運

始齊漸有端緒而外省兵馬先後雲集

參將周國柱以固原陝西兵

遊擊余世威羅星都司哈光顯以甘肅兵

遊擊任承爵彰德府人以河南兵已上俱十一月至

參將李經以延綏兵十二月至

都司封建以浙江兵

守備趙賢輔以山東兵

坐營王芬以天津兵

管守備事指揮沐榮以雲南兵

守備白明達

土知州岑紹魚

以廣西兵

俱正月至

總兵馬孔英以寧夏兵

二月至

其三省所調土司兵酉陽石碓永寧天全鎮旗平

柔邑梅水西

各久防守

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

烏羅獨山等各已起行

總兵劉澐以十月至

因遷延兩院參論今充為事官進征

總兵吳廣以十二月至

總兵陳璘以正月至

總兵李應祥以二月至

天下兵馬總計三十萬分為八路進兵

四川四路川東綦南貴州三路烏江湖廣一

路偏橋

川東二路綦江南川監軍叅政張棟

綦江路

大將總兵劉綎隸以都司周敦吉趙賢輔

守備周以德陳大綱徐珊李為珮

坐營王芬

督餉紀功上川東道叅政張文耀監紀叙

州府同知史朝賓

南川路

大將總兵馬孔英

北將

隸以恭將周國柱

李經

遊擊任承爵

余世威

羅星

王之翰

守備萬民英

都司哈光顯

坐管孔繼祖

宣撫冉御龍

百陽

馬子乘

石廷

長官楊光祖

督餉紀功下川東道僉事徐仲佳

監紀重慶

府推官高折枝

川南二路

合江永寧

監軍叅政謝詔

合江路

大將總兵吳廣

隸以游擊封建

司懋賢

都司趙應科

吳從周

督餉紀功下川南道叅政劉一相

監紀馬湖

知府蔡宗憲

永寧路

大將副總兵曹希彬

仍聽吳廣節制

隸以叅將吳文

倅守備江萬化

周大謨

永寧宣撫女

土官奢世續

督餉紀功叙馬廬兵備副使史旌賢 監紀嘉

定州同趙世德

貴州烏沙二路 左監軍按察使楊寅秋

烏江路

大將總兵童元鎮

貴州原任

隸以叅將謝崇爵

守備陳雲龍

冰漿

白明達 中軍張澍

劉岳 土知府隴澄

雄鎮

土知州岑紹勳

泗城

督餉紀功叅議梅國樓

監紀推官張應選

沙溪路

大將叅將朱鶴齡仍聽童元鎮節制

隸以水西宣慰

安疆臣

督餉紀功副使洪澄源 監紀知州王應昌

興隆路從平越黃平建 右監軍叅議張存意

大將總兵李應祥起用京營總兵改任 隸以副總兵陳

寅 叅將楊顯 劉效節 守備汪如淵

土官宣慰彭元錦順永

督餉紀功副使尤錫顯 監紀知州陳聖佐

湖廣

分為兩翼

一由白泥
一由龍泉

監軍按察使胡桂

芳

參議魏養蒙

偏橋路

大將總兵陳璘

隸以遊擊江騰龍

都司于

繼勳

吳時喬

守備王之棟

朱桂芳

邊上將

土官宣慰彭養政

保靖

督餉參議詹啟東

紀功副使王應霖

監紀

同知張羽瀉

龍泉哨

主將副總兵陳良玘

玘仍聽陳璘節制

隸以叅將王一

桂都司錢中選

守備徐允爵

土官宣

撫軍宜覃玉鑑

安撫田大豐

督餉副使陳與相

紀功副使路雲龍

監紀

推官吳天佑

知縣鄧弘烈

貴州巡撫都御史郭子章在貴陽

湖廣巡撫都御史支可大在沅州各調度分派已定

軍門先于正月十五日率大小文武八省官兵大會

于重慶府教場作告天文誓師中云逆賊楊應龍梟

獍為心。蛇蝎成性。藐國法如兒戲。刈民若草菅。以疑似殺妻而並害其家。以殘害殃民而盡絕其世。同知原係寅僚。斬殺俾無遺種。五司原同手足。剿滅盡作荒丘。初但肆惡於一州。繼乃流毒於三省。白石口民三千。積骸遍野。飛練堡官軍二萬。流血成淵。綦江一路。百里無烟。東坡再焚。三春如赭。最可恨者。對夫以淫其妻。對父而姦其女。尤可駭者。吮乳斷嬰兒之首。驅蛇入孕婦之陰。跡其數載。殺人已盈十萬。擬以五刑議辟。統脩三千。大逆無道。天地不容。賊子亂臣。神

人典償等語。誓師以畢。擣賞三軍。人人奮躍。各守分
地。俱以二月十五日開刀進剿。兵科給事中張輔之
題請。又欽賜督臣尚方之劍。不用命者先斬後
奏。以重事權。朝議以偏沅師旅。湖廣軍門不便調
度。復請添設偏沅巡撫。專任其事。乃推江鐸為之。江鐸
江和和人其家父子以甲第傳世至鐸五楊首聞此。
代矣鐸素有才望故特用之三月間抵任信頗懼。當與謀士計議。調兵分頭接應。令楊珠楊明
羅網張漢武出四渡水守婁山關。袁年主繼先羅國
明安倫出安羅二村。由紅水口守岩門關。郭通緒楊

兆麟。出金子。霸守桑木關。朱敬素守劉陳大恩。出渭
潭。守板角關。石勝俸謝朝俸。尚守忠董教。守疆界河。
黃灘關。吳金錢。姜國張讓。守苦竹三渡關。田一鵬。何
邦寧。田良王等。守烏江河渡。其餘各隘口。俱集兵把
守。再差人往水西送禮。求暗地截應。自己日夜督工
修理海龍囤。此囤周匝危崖。四壁平絕。飛鳥不能度。
猿猱不能攀。乃播州第一險囤。楊酋恃此為退路。止
有囤前一條小路。又造極險九關。一曰海門。二曰飛
鳳。三曰海道。四曰鐵鑊。五曰飛虎。六曰飛龍。七曰朝

八曰太平。九曰海源。固後二關。一曰萬安。一曰永清。固上有十數里寬田地。起造樓閣營房。儲畜糧米。堆積插木砲石。色色齊備。以防不測。孫時泰謂應龍曰。今日官兵多。我兵寡。分付各路堅守。不可輕敵致敗。挫動銳氣。只宜將精健之士。聚為中堅。待各路兵入關。併力一處。決一死戰。事尚可為也。應龍從其言。差人傳諭各邊夷目。叫他各人面降。心違。待大兵擁于深巢。督起部兵。近貴州。即劫貴州。近湖廣。即劫湖廣。近四川。即劫四川。四面攻打州縣。本身自敵劉總

兵。弟男分拒貴湖永寧要路。應龍長女名貞惠。許配宣慰宋承恩。因奏民事起。踰期未婚。

女年十九歲。婿年二十二歲。

承

恩係洪邊宣慰應龍白石喪師。貴州撫按即行承恩絕婚。楊女絕色也。承恩慕之。陽諾未絕。剿事起。承恩頗為賊詞事。

承恩專任貴陽。

人畏其勾虜。無敢發之。正月間承恩畏人言其與賊通消息。申辨兩院。李公批慰之。

曰。若能暗通田氏朝棟。斬應龍以獻。無論照格陞賞。應龍之女。仍給與之。至是大兵進。女母日夜憂壻被

害。女亦念壻不食。二月初八日。承恩在洪邊制營。首

子朝諫。及楊三田二領兵一萬。由河渡越江。至馬場
新土。將承恩并親信。悉虜以去。蓋師婚也。承恩母不
知。大哭。進省城。赴院道報知。人皆為之驚惶。而承恩
一入播應龍特於梳溪衙。架屋栽花。以迎新壻。又於
各莊取男女陪嫁。女得見壻。喜劇。打鞦韆作樂。承恩
既諧伉儷。不但不就中取事。報效立功。且為寫書達
水西矣。蓋應龍狡賊。頗知兵。此舉既慰妻女之心。並
示其下。以安暇無恐也。

川東綦江路功

三月三十日入婁山關

此路由基江東溪發哨探得點脚壩松坎爬頭箐夜
郎舊城一帶皆崇山峻嶺深箐懸崖在在伏賊截奪
糧運而銅鼓臺嚴村圍皆係賊巢由此則楠木三洞
賊黨以為三窟謂天陰不可升。姜山關為賊前門賊
所必由必爭之地。總兵劉綎行令都司周敦吉王芬
守備周以德等率兵進剿賊龍向年隨征曾與綎熟
故聲言出關與劉決一死戰然竟不敢出但添兵七
千助提調楊兆林率穆昭鹿等等拒敵正月念一日
攻克丁山銅鼓臺念七日攻克嚴村二月奉師期進

攻楠木峒山羊簡臺。三峒皆陡絕陰峻。為巨賊淵藪。先年永播二司攻打所不能克。連年黨附逆酋。掃劫江津南川涪州合江地方。而賊頭穆紹楊真母柱等。皆盤據其中。賊衆二三萬。于丁山里秦家灣桐梓園李漢壩貓兒岡一帶。聯絡劄營。我師分兵。一由黎陽壩攻山羊楠木之右。一由黑溪洞攻楠木之左。一由李漢壩攻南木之中。又令王芬攻點脚壩。簡臺峒以絕楠木之援。十五日與賊戰李漢壩。我兵奮勇。斬獲一百六級。生擒賊首朱子真。賊從新苟等。賊被靡奔回守峒。我兵追

趕連破三關至峒前。賊以死拒我兵。齊登圍頂。一面伐木運草。丟積圍下。舉火焚燒。一面纒索墜箱內。安鳥銃攻打峒門。時風逆將雨。劉綎下馬叩禱。俄而風轉。火焰入峒。賊死於烈焰。三峒盡克。遂擒賊首吳尚華。長官穆炤并殺房遊擊賊首王宗禮。斬獲六十一級。俘獲納降者千餘。是日綎親督戰。左手執銀。右手執劍而呼曰。用命者領吾銀。不用命者領劍。一時赴關而死者四十餘人。賊不能當遂敗。念九日楊酋復挑選上刻老虎兵。并各關苗賊四五萬。又于西路抽

兵接打羅網亦來。令男朝棟總管楊珠統之分三
一由松坎一由魚渡一由羅古池而來。綏亦密令徐
瑚陳策引兵一萬伏羅古池以待松坎賊。令王芬引
兵一萬出營外。鴛鴦埋伏以待魚渡賊。令周敦吉引
兵一萬分投接應。三月初一日朝棟同弟惟棟引虎
苗冲營。號炮一鳴。伏兵齊起。時尚夜。勝負未分。質明
綏率部下與賊血戰。綏舞大刀立斬數人。賊奔潰。我
兵大勝。斬首數百。追逐五十里。我獲惟棟。九盤子捷
百兩賊亡兵六千首父子嘗言。別處官兵不怕。只怕
蓋乘賊逃去也。

劉綖與水西兵。故出欲暗結水西。專攻劉綖。且令
朝棟承勝。再焚茶江入南川。盡燒官兵積聚以歸。及
敗始懼。尚以重兵屯駐石虎關。意圖再舉。綖亦恐其
復警。檄整自守。又於東溪割一營。留兵守之。以防包
截。蓋楊真母柱諸賊未盡。而鹿罕周五巴楊兆林何
樣等。尚在爬頭箐九壩庄故也。已而忽得革任回衛
之報。先以遷延綖因具文辭任。軍門以大敵在前。不
許辭歸。往返數日。至十八日方至。九盤子發兵。二十
四日抵夜郎舊城。賊於滴淚三坡瓦窯坪石虎關。據

險設守。我兵仰攻甚難。念五、六日。我兵奮勇斬關連
奪滴淚三坡。并克尾窰坪石火壩二寨。攻破石虎關。
連日大戰。共斬四十七級。生擒五名。念七日。又攻克
悶頭箐。炒米坡。頂山三壩。鬼崖一帶險寨。悶頭大箐
路徑。賊已用木石逐節壘塞。兩林埋伏弓弩。射打我
兵。一面用銃炮抵敵。一面拆壘打過大箐。攻取炒米
坡。直抵頂山三壩。係總管楊兆麟頭目張漢清郭俊
聶璽等擁衆把截。周圍設險。因分兵四面攻打。賊拒
矢石如雨。我兵火器齊發。焚燒各處營寨。烟焰蔽空。

震驚數十里外。賊遂披靡。奔入婁山谷。深箐官兵追斬三十一顆。念八日前。兵乘勢直抵南溪口。鬼崖一帶。聯絡劄營。近婁山關。綦江兵自開刀後。十戰十勝。已掃淨關外之苗。惟婁山關萬峰插天。深谷絕地。黑箐蔽日。喬木連雲。中間一路。纔數尺。復疊石架樓。設木關十三座。樓上滾木滾杆。礮石下列。排柵數層。仍用合抱大木橫截路中。挖深坑。安竹簦。百險俱備。設關險俱如此舉。一可例其餘不必俱詳也。綏兵至日。重賞鄉導。出奇兵。分為三路。從捷徑闢林箐。費乾糧。捲旗息鼓而行。左

路自播川。由九壩石炭關龍堂寺。抄出板橋白石口。以防援寇。并會右路以攻關。右路自官渡河城頭等。砍開道路。抄出白石口以攻步山關。之後本鎮親督兵由中路官渡河南溪口以攻關前。于二十九日齊攻箐口號炮一鳴。關外關內嚮聲如雷。我兵方至箐口。賊即出關迎敵。關上矢石如雨。人莫敢近。各兵火炮鳥銃一齊攻擊。賊抵不住。當陣銃中楊兆麟肩喉一彈。傷重未死。劉可春下達子射死。提調聶璽坐寨馬江元。各賊跳崖死者無數。餘奔箐逃命。我兵毀柵。

填路而入。連破關門十三座。斬級二十六顆。進至石
笋園。焚燒我兵亦重傷百餘人。追至永安庄。左路周
以德。右路周敦吉。俱來會哨。共斬二十七級。至晚收
兵。劄營白石口。四月初一日。緹傳令官兵聯絡列營。
防賊冲突。一據娄山關為老營。一據白石口為腰營。
一據永安庄。去播州白田壩五六十里為前營。保定坐營都司
王芬。副勇無謀。自進兵以來。累戰皆捷。意頗自得。視
賊如無。每戰嘗請居前鋒以當賊。此日不肯同衆。獨
與陳大綱楊愈立營在松門垭之衝。隔大營十里。此

時楊酋正值烏江河渡勝後。謀欲遣楊珠統苗萬餘抄出後山。復奪婁關。令人密探綦江路兵。適得穆炤通知王芬孤營消息。穆炤因緹獲其妻子不得已降故尚通賊初三夜賊乘王芬新營未定。親領賊數萬直劫其營。我兵不意人馬潰亂。于是王芬不及乘馬挺身立闕。遂被殺死。守備陳大綱。天全招討楊愈。叙南衛百戶聶儒督陣。旗牌郝大仁皆死於賊。營兵二千餘人所存無幾。比及緹知之。急提兵赴援。賊見援兵至方退。又二周將分左右夾攻。賊始大奔。追之數里。斬級百餘。衝過青

龍坎直追至養馬城方面。是日楊酋親張黃傘督陣。幾為劉兵所獲。遂束傘而逃。自此不敢復窺娄山。緣此失割於近關。堅壁不動。又以兵少請益兵。軍門累次嚴催。直至十二日方自四渡水進兵。攻克後水等園。剗營冠子山。與南川之剗高坪永寧之進水牛塘。與賊抵國為壘。聲勢震天。燈火相照矣。總評。一戰破三峒而潘離剖。再戰克九盤走賊子而賊兵力衰。再戰取石虎取娄山入養馬而賊土地空。其終也。奪鉄柱奪後關而賊巢穴掃。且賊黨自戰猶

易與。惟賊親在行間。人人致死。難與爭鋒。後諸軍壁海龍。連月不拔。健至一日而克。其二城賊遂滅亡。故征播以綦江為首功焉。

川東南川路功

三月初八日入桑木關

此路從真州入。最險最遠。去海龍可六七百里。賊以為官軍必不能從此進。重慶府推官高折枝極有膽氣。綦江陷時。重慶人皇駭奔走。道府皆不足倚。獨高推官挺身倡率。引兵防守。及後進兵。請自當一路。此時馬孔英尚未至。高推官與周國柱即以酉陽兵一

千。劄東鄉壩。石砭兵一千。劄鄧坎村。正月初五。石兵破金筑。十五日酉。兵破官壩。已開王師大征之路。二月初。馬帥至。又與平茶邑梅兵合哨。十二日奉師期。十四日兵入真州。本司正長官應龍。鄭葵。副長官應龍駱麟。引兵未見。即克鄉導。別遣陝兵一千。清遁明月山。以便糧運。十六日攻克劉九。陳瓦。中山。婁家里四寨。十七日兵至赤崖。此去風坎官崖等囤。接連礦子山。羅草臺。清溪。拾貳茅坡。以至紅花灘土坪。長礮清水坪。封寧。關。望草一帶。校首布列。伏箒聯營。賊衆

三萬餘。若不先行掃蕩。未免擾運劫營。高推官會同周國柱等。令官兵分道。搽山而前。十八至念九等日。冉御龍馬千乘。鄭葵駱麟等。破賊赤崖岡。風坎關。官崖岡。礦子山。羅草臺。清溪十二茅坡等處。三月初一至初六。各兵破紅花長礮。望草清水坪。封寧關。鬼崖。滾水羊崖等處。苗寨。獲黨惡容山。副長官韓應時。望草九寨。閔房。盡行焚毀。過望草去桑木關。止兩舍矣。前後招降。播民無數。桑木關內百姓。扶老携幼。來降日千數。高推官令于望草山頂。立民寨三處。任民歸。

順差人執招降小旗。上書搶奪降民財物者追給。殺降者抵命。于是來歸陸續不絕。賊勢日孤。初七日兵至黑面崖。桑木關在望。此關山險箐深。而前後大灘風坎九杵黑水等關。虎苗憑險拒守。我兵怯於仰攻。高推官與周國柱以馬千乘王之翰等。引兵出桑木之左。以冉御龍等兵出桑木之右。周國柱引萬民英等。取大灘關。直搗桑木之中。是日晚進薄關下。初八日黎明。我兵布陣。賊即迎敵。飛石標槍大弩藥矢勢如雨下。我兵奮不顧身。槍關而上。賊遂披靡。舍關奔

竄我兵乘勝越過桑木關。轉戰桑木壩。賊皆敗走。至風坎關。又敗賊兵。此南川路破關第一首功。軍門給賞一千兩。初九日連破九杵黑水等關。次日攻克苦竹關。羊崖羊桶銅鼓等寨。十七日周國柱等進攻金子壩。並無賊出。惟空寨一十九處。并應龍衙門一所。隨焚燒之。恐中賊計。嚴令防賊。酉時果有苗數千。從溝箐奔出。我兵撲殺賊。遂奔追至金子沙刀等岡。共斬二百五十八級。二十六日馬孔英留王之翰守白土臺以衛糧夫。令平茶邑梅兵守桑木關。而自已

率大兵進劄金子壩。大兵方移營。而酋遣楊珠同弟
楊世龍率苗三千劫白土營。殺我糧夫。燒糧。王之翰
却走。韋平茶楊光祖聞同石砭兵策應。賊始退。劄金
子壩口。意在截我馬軍。與關上軍後也。高會馬帥還
與賊戰。半日不退。我兵損傷一二百人。萬民英部下
武定邦連發火矢三匣。中賊人馬皆倒。劉勝兵又從
傍殺入。賊遂大敗。四月初四日。馬總兵復營金子壩。
初六進劄朗山口。朗山口而前。尚有飛木水飛灘河。
七靈寨滴水崖竹流水葫蘆園。至酋近地長灘清溪。

蒙子橋直抵高坪。皆深箐窮巖處處伏賊。高推官與馬帥乃分左右翼。按箐而前。皆于初八至十一等日。擒斬蕩平。是日至蒙子橋。酋遣心腹頭目。詐瑤趙天澤。赴營詐降為內應。高推官當時審出斬首。隨設伏以待。至三更楊珠果率酋數千劫營。酋營伏衆斬殺衆酋驚退。冉御龍全兵衝出。追至海龍壩而還。遂剗高坪。十六日高推官會馬孔英蒞酉陽。各兵從土地埡徑攻養馬城。十七日酉兵與延綏兵直殺入養馬城。追至海龍壩。第二層關。酉兵慮勢孤先退。延綏兵

亦退。致賊乘勢復出。殺延綏兵五十九人。酋兵二人。十八日合綦江兵。復攻海崖關。連破海道海門關。賊奔固上。我兵即劄固側。自是酋以鐵鑄關為守。不復出矣。

總評 開刀後將一月。諸將莫利先入。該路文武同心。即于三月初八。直斬桑木關而入。越二旬。婁山江崖門合相繼始克。嗣是再勝金子壩。而酋氣奪。連勝高坪。而酋膽寒。屢勝海門等關。而酋黨孤。又入關。不中賊餌。力主於戰。分攻令下。諸將以固後易攻。爭走

後門。彼以一路獨壁前門。卒之逆黨就縛。無一逸者。其南川路之功乎。

川南合江永寧二路

四月初一日入岩門關

此路關外賊黨盤錯而洶洪

即桃紅寨

安羅三寨鼎足距

二郎壩之前。遮擊澗壩之後。其生口以數萬計。勝兵

以數千計。至于五岔關山眼山木叉等囤。又皆糧運

經由之路。不可不先圖者。大兵初入。貪功者必且多

殺。以報捷。然勝之傷仁。不勝損威矣。惟總兵吳廣與

副總兵曹希彬自二月十二日分哨進兵。先剗大營

于二郎壩。為攻取地計。令各將用間。招撫各寨。十五日賊守關。提調郭通緒。聞大兵將進。統大小溪惡苗。屯割盤龍水地方迎敵。我兵乘其營壘未定。當夜襲擊。各苗奔潰四散。念五日。招出洵洪灘長官羅國明。安村長官安奎。各部下男婦一萬四千餘。安奎又斬坐寨何文明等。首級九顆投獻。以表真誠。羅網亦先送女出為質。各村約有壯丁三千。俱願跟隨土官奢世續從征。三寨既降。聞風者接踵。儒溪長官袁起龍。招出苗頭趙坤等皆來降。三月初一。郭通緒令把事。

苟會聚兵穿崖固。要乘機拒截大兵。吳廣調土溪兵。四面攻圍。焚燒寨房。擒斬頗多。此時劉縱已破數洞。南川兵入險關。軍門與吳廣劄曰。將軍以二月初六出兵。曰。恐誤師期也。今四十日矣。一步不入播境。將以何待。既三村歸順。關外兵不血刃。而猶裹足不前。直怕賊耳。二十一日。廣等始議進攻岩門。分兵為四路。曹希彬。吳文傑領兵二萬。由青菜溝進。吳從周領兵一萬三千。由官木崖進。司懋官領馬湖兵六千。來寧。目杞周愛領兵一千。由油灌壩白鹿岡進。建武所

提調張曉同貴州兵四千。由緝麻山進。俱自二郎壩
齊簇。又令土官奢世續等督領羿兵二千。把截桑木
垭山。丹窩刀子箐。蚌皮箐等處要路。防賊出沒劫糧。
念四日。合江哨吳從周。趙應科兵至馬鞍山割營。時
郭通緒將夷民妻子。拘在小水田。約苗六七千。殺牛
祭旗賞軍。要敵官兵。不容入關。從周一到。賊伏四起。
我兵奮勇追殺。斬級四十二顆。生擒六人。餘賊四散。
入箐。二十七日。封建吳從周合兵進剿。眼山困。周愛
由簸箕嶺直衝木叉壩。焚燒營房七十餘間。永寧哨

曹希彬吳文傑等。兵至五岔山。令人招出大小峒苗民。是日各兵從五岔移營閔山。賊提調何樣抗截我兵。曹希彬督同劉國用兵齊至賊圍。示降免誅。賊猶負固。拒戰半日。銃炮大震。火焰盈山。我兵直前上圍。奮斬二十八級。生擒六十五名。我兵亦傷十餘人。撤兵回營休息。二十九日移營母猪塘。楊酋見大兵逼近崖門。嚴令郭通緒盡起關外老虎兵拒敵。通緒素稱強悍。逆酋倚為右臂。偽署總管。專守崖門。時五路兵合。四面攻打。是日與賊大戰于磨槍埡。廣令慣用

鳥銃家丁五百名。設伏堦外南岡下。令趙應科引兵挑戰。堦兩山相夾。中有一道。通緒屯兵其中。及見我兵挑戰。通緒騎馬橫槊。飛衝前來。應科佯敗。通緒追趕出堦。伏起急回。被鳥銃打倒騎馬。通緒復躍上別馬。被伏兵攢槍刺死。傳首轅門。餘賊奔眼山固。我兵四面合擊。各苗無主。喪膽乞降。本月三十日。直至幹壩徑攻岩門。岩門路小。箐大。止容人馬單行。最難進攻。四月初一日辰時。吳廣馳至關前。督兵齊集關下。各賊猶擁衆萬餘。出關拒敵。曹希彬督率諸兵將。傳

示懸賞千金。各兵踴躍爭先攀崖並進。血戰連斬數級。賊遂奔潰。我兵乘勝直殺入第四關內。圍上男婦。噤寒哭聲震天。於是頭目趙圭。遂斬偽提調羅世恩首級。投獻部下。各帶男婦萬餘。羅拜馬前乞降。其第一關猶閉拒不下。薄暮密令鄉導。漸探關上消息。我兵星夜銜枚急進。至則守者盡睡熟。江萬化等先登。索信悅天恩等兵繼至。遂奪岩門關。永寧路。斬頭目楊保。及苗一百六十九級。合江路斬一百二十六級。并燒臨關各寨房萬餘間。於是關外悉平。播民爭獻。

牛酒迎降我師。時綦南二路雖已入關。尚未及到。貴州偏橋兵馬猶在關外。四月初三日。吳廣與賊戰於紅碗水。初四戰於土崖。初五戰於分水關。初六戰於水牛塘。共斬一百八十四級。初七日。酋獲三人。投文求降。蓋楊酋見廣孤軍深入。先令窺瞰營壘。謀欲襲之。廣料其詐。堅壁以待。初八日。酋騎海青四明玉頂大馬。手提偃月刀。親督朝棟楊明等。擁衆三萬突來冲營。張黃蓋二把于高阜。其勢張甚。曹希彬等各督兵鏖戰。賊衆更番而出。喊聲震地。我兵交戰自寅至

未血戰良久。馬湖兵出奇應援。各賊大敗去。斬獲四十五級。我陣亡哨官一名。我兵隨劉龍爪圍脚下。去海龍不十里矣。

總評 播之役。此路可謂全勝。蓋關外宜招降。多不勝誅也。關內宜疾戰。師不可老也。陳師雖屢報首功。而不善招降。遂令關外苗據國不下。反礙入關。劉帥雖關外再戰。足寒賊膽。而入關不戒。為賊所罷。致殲松垵子營。後雖勝。不揜敗也。惟吳廣關外招降數萬。兵不血刃而入險關。入關又屢戰皆克。故安羅三寨。

不降。則關外之兵未易進。郭通緒不斬。則崖門之險未易攻。水牛塘之戰不力。則逆酋未必上圉。三圍山之路不奪。後門未必可圖。該路皆能身先士卒。嚴飭軍法。致三軍朽腹應敵。無敢後者。廣亦良將哉。後雖以講降悞事。終以有激而奮。卒收大功。亦無妨于全捷矣。

兩朝平攘錄卷之五

會稽

諸葛元聲 輯
諸葛元調 校

播下

湖廣偏橋路功

湖廣惟偏橋一路。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皆五司

遺種。九股惡苗。江外近五司故多其遺種及生苗居

都勾仲苗生齒日煩盤據糾結乎其間。四牌不掃。即

武騎千群。未易窺三渡也。况又隔以長坎瑪瑙保子

青輅四險。匪乎此路。兵本屬偏沅。巡撫江鐸所調度。而陳璘廣東人宿將老成。亦謀出萬全者。二月十二日。奉期發哨。率標下守脩陳九經。白元絜。廣兵把總吳應龍。朱萬乾。遊擊陳策。為事守脩楊惟中等進兵。而又與副總兵陳良珖。分為兩翼。一由白泥。璘主之。而遊擊江騰龍。隸之一。由龍泉。珖為主。聽璘節制。而參將王一桂等。隸之。璘議兵從楓香大塘。白泥。草坪。大小烏江。餘慶。至湄潭。取道抵播。然偏橋出門。白泥便是賊境。播酋勾結九股諸苗。不先招諭。未免腹背受

敵於是差人一面撫苗。十三日至白塘。播賊楊朝棟帶兵二萬架浮橋過江。即晚可至白泥接鎗。璘即下令各兵撥山而前。十五日自老杜屯分兵三枝為左右翼。擬抄出烏江以躡賊後。行不十里黃溪寨前哨遇賊交鋒。生擒賊王松等五名。斬級二顆。賊遁去。即傳令左右哨協力跟剿。申刻抵白泥。賊已棄巢潛遁。會天暮菁深。收兵。賊奔龍溪山。合四牌賊拒敵。我師行令鄉導招出勾刀堰甘溪寨官庄寨磨落寨新寨苗桐寨苗頭陳五等。又令人撥至陽橋山招出被虜。

軍羅再璽等。及清河寨苗二關三關苗。石橋寨苗白塘楓香等屯軍餘苗民一千七百餘名。二月十七日。軍門差官督陣進兵。二十七日申時。進至龍溪山。四牌在望。哨報有伏。即令陳策等統兵銜枚疾趨。頃之伏四起。迎敵我兵。火箭諸銃亂發。衆賊奔高據險。矢石雨下。陳璘身先迎戰。有隊長謝漢月先退。即斬以殉。軍皆股慄。吳應龍等奮勇冲鋒。賊遂大潰。斬八九十。九級賊退。四牌保兒圍。次日早發土兵把總田種蘭向日葵領兵前進行至近圍。賊伏起。將二兵包圍三。

重璘即發衝鋒銀一百兩。陣前縣賞。廣兵吳應龍等。直冲賊陣。內打外攻。賊馬為銃炮傷跌。各兵向前斬殺數賊。遂奔據固頂。入夜從山後遁去。黎明追及於袁家渡河邊。賊窮蹙。轉槍接戰。我兵向前冲殺。賊敵不過。從浮橋上逃去。或泗水而遁。即欲斷橋纜以阻我兵。當日擒斬一百二十二名。而四牌之賊盡掃矣。軍門初設平越路會哨。白泥共剿四牌。而李帥不會乃遣偏將劉效節來剿。聞賊衆但剗近處不進。後見賊已危急。方出會哨。是日非陳獨破四牌。惡苗首功。賞銀三百兩。十五日傳令各兵。

取辦竹木。密遣死連夜搭造浮橋。蓋沿江兩崖陡絕。惟崖門之下。一線差平。隨剡木為舟。引繩橫貫江面。造浮橋一渡。橋完。十九日。我兵渡江。哨獲一賊。供報楊酋大發藏金。人給二兩。使張佑何漢良謝朝俸石勝俸。統黑老虎軍萬餘。見劄七牌野緒山。伺官兵渡江。即來邀擊。時已酉刻。璘即整兵連夜疾趨。二十日早行。至苦練坪。將近野緒。道狹且險。前鋒忽與賊遇。守備陳九經等即與交鋒。後軍陳等冲前力戰。火器齊發。黑焰薰天。震聲如雷。賊勢大敗。斬俘二百餘人。

各賊逃入深菁。是日收回餘慶老營。少休。二十一日。
督諸將合永順彭元錦兵。此兵原屬平越哨攻打苦菜關。元
錦先登。身被四矢。各兵打開關。殺賊二百餘級。時黔
兵烏江已失利。賊因倡言。楊應龍親統老虎軍十萬。
專力攻楚。一時將領疑懼。又糧運不繼。兵皆採蕨而
食。競以退兵為請。璘不得已。申請添兵。乞與李應祥
合哨。共掃七牌。軍門諭川省四路兵已逼海龍關下。
立等黔楚環攻。何為悞聽虛聲。趙趙不進。切查關內
賊不滿五萬。又屢被官兵入關殺戮。將盡。豈關外尚

有十萬之理。但諸國不下有碍長驅。督催李帥。刻日
渡江。與陳合營密謀攻克。三月廿六日。璘進營楠木
橋。調龍泉為事官楊惟中。協哨。使白元潔出現賊。遇
賊與戰。銳死穿紅賊二人。四月初八日。璘馳至湄潭。
奉江巡撫憲牌。嚴督將領。偵探賊情。相機進剿。時賊
皆聚於青蛇。長坎瑪瑙保子四圍。合力拒我。四圍皆
絕險。而青蛇尤甚。曾經六次征進。弗能克。且四圍左
通三渡。右聯板角。相拒甚通。若同日併攻。則兵少力
分。若止攻一圍。則三圍相助。乃議先攻三圍。次及青

蛇遂傳令陳良玘錢中選引兵在荆條流河渡取道至圍後路又令王一桂謹守板角關以防賊逸初十日先遣楊惟中白元縈陳九經率精兵以深夜竊至圍脚埋伏十一日卯時親督諸將各統兵鼓譟而進賊下迎連戰數合把總戴宗茂朱萬乾冲前各斬一賊餘兵四面奮擊斬四十餘級賊奔據圍日暮收兵一更時復發白元縈陳九經仍去埋伏又發兵堵截青蛇圍口十二日躬復督兵進攻各賊仍前拒險水石如雨廣兵把總吳應龍拚命向前被石壓死官兵

奮勇。火器亂發。打死各賊。遂連破三圍。陣斬四日餘。級。此戰揚惟中在長坎圍下。將降人一百五十三。七盡殺之。以報功。贖已罪。為軍門。查出切責。三圍既破。青蛇孤懸。但四面斗絕。無路可上。於是重購敢死士。於十三日初更。從瑪瑙後山。附葛攀崖。竊至青蛇山後。兵分前左右四路圍割。只等圍後一聲舉炮。奮起夾擊。十四日午時。後路兵到。放銃吶喊。前路左右一齊炮銃火器。直打入圍內。茅屋盡燒。賊遂倉皇退入圍內。申時兵臨圍下。賊猶斬木擋石。傷我官兵。陣一把搃胡世華。哨官申應魁。各兵奮前。用挨牌竹

登抵住。直薄圍上。排柵之下。斬去二層。會天暮。分兵
剗守。二更時。賊向後路冲出。欲遁。被我伏起。殺傷退
回。十五日。又自辰至午。連戰十陣。陳九經。白元。索李
守敬。遍身被賊矢。甲厚未傷。各兵奮前。頃臾。斬賊二
百二十餘級。各賊喪氣。猶固守。我兵後用百子發。煩
等器。攻破圍後。賊始大敗。陳策。江騰龍等。從前殺入。
兩下夾攻。當日斬一千五十九級。又挖斬八百一十
八級。內驗大賊首尚守忠。張雲鰲。於是七牌盡掃。巢
壘已空。又得糧無數。可供軍二十日之食。各路進兵
獨此四圍

用力頗難。蓋因陳帥主殺不主撫。而頭人妻子多在上。故守獨堅。我獨難也。

十六日收兵。

整棚方進三渡。關賊於大小三渡。關皆結石為閘。架木為樓。樓下一門。僅容旋馬。兩山峭壁。險阻難狀。乃分兵進攻。陳揔兵躬督白元。繫陳九經等自中路。陳策督兵由關左。吳時喬督兵由關右。其小三渡。則江騰龍由中路。李大諫由關左。王之棟由關右。分定信地。重懸選鋒銀兩。於二十三日夜半。各銜枚前進。次早各到關前。舉炮吶喊。當有大三渡一賊騎黑馬。戴紅盔。披銅甲。統老虎軍突出迎戰。我兵奮勇。銃炮打。

死數十。賊即退回。掘閘，斬放石棚，兵不能進。賊於
閘左覓一小徑，扳籐而上。各兵尾登。賊弩亂發，策身
被數矢，奮前斬賊，俄而楊惟中亦從後山緣崖前進。
賊力遂分。中路兵擁進，賊三面受敵。我兵斬柵，賊遂
敗走。當即乘勝追至第三重閘，賊退入第四閘。我兵
連運殺至第五重閘，賊始大敗。當陣斬四百四十五
級。三路兵方登高屯制，而江騰龍報至，亦於是日攻
打小三渡。閘口僅濶三尺，葦簽梯比難進。隨取茅
草填壘，又令李天譔由左，王之棟由右，皆從小徑進。

三路併力攻擊賊應不暇打破關門斬二百餘級其餘濟通俱為永順保靖兵剿完又令土官楊麟招下青蛇等四木村鐵線壩等苗四十餘名而各兵乘勝直向海龍矣大抵征播最苦運餉艱難而此路尤甚營中常患脫巾雙流知縣鄧松烈山行七八日不騎馬至婺川親詣思南告饒見軍門差人而泣可見也自江巡撫抵任即為措處蓋楚餉自鎮遠起陸至播約四百里其運夫派於辰常靖荆長寶各府州兵四萬人又加派衛永岳三府各一萬皆長運往來千餘

里。沿途屍橫血漂。酷暑霪蒸。疫氣交作。觸鼻飲泉不
死亦病。所以夫如就死。派者不來。來者必逃。甘心刑
責。督促不前。江公深知此弊。一面取良醫市藥。沿路
調治。仍將長運改為接運。查鎮遠偏橋紫鄉閔白泥
龍溪岩門餘慶楠木橋涓潭三渡各三十里。車水至
清水橋二十里。清水至白田又三十里。分為十二站。
夫驛逐站交接。一倣塘馬傳報事規。人不告勞。糧不
愆期。於是運夫樂就。營糧盈積。士氣百倍矣。

總評 璘以一旅之師。先掃四牌。開我進兵之路。用
平壤隊

是烏江內外賊黨寒心。長坎瑪瑙青蛇之險。一鼓而下。殺戮數千。腥聞十里。且該路漢兵少。土兵多。糧運少遲。便成譟呼。璘令嚴而法肅。卒使用命而不為雲。迨克關逼圍。議設木柵。製鐵牌以防賊逸。其機智有足多者。卒入虎穴。得虎子。非偏橋之功而何。

龍泉哨功

三月十五日板角關

此哨切近思石為二府之咽喉。為楚蜀之犄角。故屬之楚師。聽陳璘節制。副總兵陳良弼。統參將王一桂。都司錢中選。原任守備徐允爵立功。守備楊惟中。潤

庭守備朱桂芳。中軍指揮徐時達等。兼施南土兵。自二月十二進兵。十六日方剽營受水。茶子園拏獲奸細。係巡警朱敬差運糧米進播。修固及哨探官兵消息。二十六日後招撫出各寨播民。及執苗屯軍王世奇等八十七名。自開刀以來。頓兵不進。凡一月。雖日事招撫。而各軍亦有借此劫掠者。或勒要降人財物者。軍門訪知。謂其殃民慘過。播寇移檄督責。三月十三日。陳良玘令叅將王一桂督發九司陸寨土兵。九司者施南散毛忠建三司宣撫覃宜覃玉鑑田

天爵也。忠峒高羅大旺三司安撫田大豐田阜
田養一也。蠟壁東流二司長官田洪田盡忠也。
盤順司親舍向明德也。陸寨者喇咭陸寨土百
戶向權峒長向景忠向敖向明朝向世奇向化枝
也。

當日率領土兵攻打唐保所。賊目羅淳對敵。斬級五
顆。十四日攻關崖圍。賊拒矢石如雨。我兵前後夾攻
克之。十五日嚴督官兵乘勝攻板角關。是日楊酋遣
馬步苗兵四萬兩路包圍關隘。當令叅將王一桂指

揮唐一麒等。分哨迎敵。自寅至未。血戰百合。我兵雖少。戰氣百倍。當陣斬一百八十七級。生擒頭目龍滿祥。亦傷我土兵三十九名。此日同路將官止隔四十餘里。絕無一卒應援。軍門賞銀五百兩。加唐指揮守備職銜。十八日招出橋民四五百人。又取出屯軍黎世華等六百五十人。十九日攻打寶子囤。二十日剿高漏冲。四月初六日撫出應龍族舍楊海等一百餘人。初九日進攻川崖青山二囤。行遇賊頭田良玉。領兵數千迎敵。我兵奮勇追至青山囤。賊上囤據守。夫

不如兩。官兵一勇攻打上國。斬獲一百四十一級。我師進至黃沙國。擒斬五十五名。投降男婦三百九十三口。又招撫過四牌七牌。小水浪乾。長坎平壩。木尾火燒等處。投降苗民男婦共一千三百一十八口。十一日良批親自督兵攻打趙生坎。分兵一由後路。一由前路。酣戰一日。賊敗。斬級五十六。當夜收兵於保子園下。至十二日。乘勝長驅。攻過長坎。險國。斬級五十八。俘獲百餘。十五日。施南兵出。哨魚溪。探得巡警朱敬統賊數千。蜂窠青山國上。候我兵進。關包截。即

督中軍等官。協同土官向日明等。領兵攻剿。十八日。正遇朱敬交鋒。大殺兩陣。向土官下土兵楊啟祺。奮勇衝鋒。將朱敬當胸一鎗。隨斬首級。奪得摩鎖盔甲一副。紫馬一疋。追斬從賊三十六人。二十一日。督兵攻剿。攔牛坎。鴿子岔。斬一十四級。二十二日。復發兵哨探長坎。青蛇後路。遇賊冲突接戰。斬六級。生擒二名。五月初一日。各官兵進開。

貴州烏兵河渡路功

貴州各路與川湖不同。其地近。其兵少。其餉乏。其江

外夷苗盤據反覆其該省民心自剿撫來搖惑不定
况烏江河渡去播止七八十里故督府以此共為一
路童元鎮原任總兵也因令主之元鎮心畏播自冬
來久駐銅仁徘徊不進軍門督促之方至慮其弱隸
以雲南鎮雄泗城等兵雲南黔國公沐濬遣中軍張
澍等領鎮兵七千馬千匹戰象數十隻來會哨本鎮
親統兵二千劄曲靖府撫院陳用賓亦駐霑益以為
聲援然滇兵固不佳狼兵亦非得力而鎮雄土舍隴
澄即安疆臣同母弟安堯臣也又不肯與烏江同哨

時永順兵已隸平越哨。專守東坡。軍門曰。永順勁兵也。數至萬。可以橫行播州。奈何。但守東坡。乃令叅將楊顯督之。調守烏江。以破賊鋒。此時各路兵已大進。楊酋與衆商議。皆云。列兵以守。孫時泰獨謂。兵分則力寡。不若趁官兵未齊。從易與者。聚我重兵。大殺一番。彼自退怯矣。楊酋曰。各處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併力破其一路。各路不戰自退。及聞董元鎮發烏江哨。酋素輕之。且曰。謝游擊元不知兵。沐家公子。口尚乳臭。雖有岑紹勳。不足慮也。因謀縱之。過

河方以計取。初監軍楊寅秋與瓦鎮議。烏江去播不遠。恐深入孤懸。必探水西。抵落濛。永平越。哨渡疆界。河及川中。安山。閑畢集方會。哨齊驅。二月十二奉師。期水西把事王嘉猷領防守烏江兵。自顧初三初六。攻奪烏江。閑道鎮。素疑嘉猷與賊唇齒。聞之甚喜。當行犒賞獎率。約定十一日打烏江。尋以水漲。逗遛愆期。改約十三日。永順兵以奉令在先。遂不肯待。於是陳雲龍督壩陽兵。白明達阮士奇督永順兵。皆以三月十一日徑奪烏江。我兵方齊力渡江。有千餘賊四

山伏草出沒。沿江發矢。叫罵猖狂。我兵爭先搶渡。重
不移時。萬軍畢渡。直冲老君關。即將附近賊寨燒掃。
一空。斬獲十九級。方議乘勢攻打河渡。前哨已出刀
靶。水泥溝石坎之險盡分。兵屯剗先取尚壽場。以分
賊勢。十二日。謝崇爵督率滇兵。泗城兵奪占河渡關。
燒蕩各寨矣。其北兩路將領之不知兵也。夫猶如此。
沿江叫罵。以激我兵。此猶至淺可見。其味也。時河渡兵方且分攻各固。烏江
兵亦未治壘。十四日。河渡哨泗城土官擒賊塘報。按
出說帖。賊領大衆前來冲突。把總葉明遠知風。先逃。

過河。至十五日午時。播賊來。王受張守欽果統步騎數萬先衝雲南。官滇兵驅象連戰數陣。賊頗損傷。賊將象奴射倒。矢石交衝。象鼻四頭反觸。又丟火磚。不如洪營中火起。陣勢遂亂。泗城兵見滇兵已敗。遂收兵還保老寨。不赴救援。謝泰將部兵先走。滇泗兵各奔回對岸。先聲爭過浮橋。兵多纜斷。各兵浮水過河。不能水者淹死。當日陣亡。督陣官何天慶名色把總甘靖方。朝宗楊王王彥緯。泗城頭目黃員等八名。其雲南沅江寧州羅平等兵及泗城土兵殺溺死者數

千人其領兵指揮胡珠王之瑞贊畫黃龍皆冒陣而出賴馬浮江僅以身免都司張秉忠督率泗城土官劉任三板橋保守渡口滇兵因無上官俱各漫散迨回時河渡雖敗烏江哨尚未知蓋兩哨雖共一路然賊巢有鬼國長箐隔斷六十餘里兩關峻嶺峭壁距河險惡十六日早叅將楊顯令永順兵三百人出哨行至雅水通木山忽遇永西兵數萬賊欲冲劫官營打抄水西冒稱隴溪部其前來會哨永順兵不知是賊反與軟血盟誓各換旗幟號頭又令一百土兵與賊先

行約三四里賊盡殺之。復迂回將後二百人俱殺死。就將永順土兵服色包巾換穿。打起旗號。連夜走至烏江。官兵營先令細作五名手持令箭。口稱水西王祀事差失。陳守備營中會哨。陳雲龍方欲審問。賊已到前。令營兵措手不及。永順兵雖號有萬。先日出哨。各半未回。當時迎敵。賊衆我寡。况賊皆水西打扮。而別一枝賊兵從万龍水包山所執旗號。又永順也。兵愈懼。亂更則所由遠。各退奔爛陽。兵繼有爭投過河。及半。有一人走過浮橋。先砍斷橋。續於是幾千人皆

廣領兵指揮楊應芝。報效生員楊續芝。皆楊子把總張

領皆無謀一也二路原為一哨既分兵連克二關矣

六十里耳河渡喪師烏江尚不知所謂兵出遠哨者

河水不流。烏江之慘。易心該用。報至貴州省城外。号

民皆奔竄入城。噫。道為之震動。此一各員所將頁圖。

半三萬人存亦不過一二千。見在將官。崔童元填。長。

半三萬人存亦不過一二千見在將官惟童元鎮張

秉忠謝崇爵。張澍四人而已。報至提督軍門。即拏謝恭將。以尚方賜劍。斬首號令。立檄隴澄。邀賊歸路。又以烏江失守。省城可虞。即令水西所起兵留之防守。不必渡江。沐榮元未到營。及聞失事。提府再調漢土兵。令原任游擊都司張先聲提兵駐劄。宿益聽部調發。彭元錦憤楊酋欲歸本司。再起多兵與賊決戰。軍門姑令收拾殘兵。隨偏橋路進剿。黔中皆疑水西暗助楊酋。止為隴澄不與烏江合哨。及烏江有失。安兵居然無恙耳。然安觀望則有之。非助賊也。院道姑飛

檄切責之。安其心而作其氣。以圖後功。監軍謂賊兵
牧河渡。須三日。抵犛境。只二日。與其遠牧。不若搗巢。
向來楊酋出紀軍門。每責不。遂督令隴澄提兵深入。
西。搗巢。則酋不敢遠出矣。賊境賊果當日奔回。澄先是令中軍劉岳領把事王
嘉猷。已於本月十三四日。攻破苦竹關。平嶺。壩。及聞
河渡失守。自刀靶水移營至新站。住劄。應龍暗將兵
三萬。埋藏大水田。接路。十六日戌時。令苗五千來冲
營。隴兵殺賊退。王嘉猷等揚坐大水田。搗巢。而稽兵
由野里坎小路破大夫關。徑抵馬坎。截賊後路。與疆

臣會哨時。烏江路監軍。一面督隴安進兵。一面會重

元鎮

已被參
旨未下

重整兵馬。及廣西思明等兵。雲南沐守

備整安時。太祿州廣南等兵。付新任都司徐成進剿。
至四月二十一日。徐成合泗城等兵。齊割河渡。岑紹
勲復奪河渡關。廿六日寅時。至河渡西岸。時偽提調
張守欽。來玉受。阿萬龍堂。王廷耀等。嘯聚長箐萬丈
林。永順等兵。伊力奮擊。當陣斬獲四十三人。五月初
一日。攻長箐。生擒守欽。十一日。攻清潭峒口。生擒袁
一受。并廷耀男王承受。若紹勲者可謂轉敗為功矣。

此路兵五月初方入白田壩至二十四日卒
應祥接管印務督率此路合水西鎮雄兵

沙溪路

三月十九日入紫溪關

沙溪本水西播州交界之地。不屬外方。故專屬之安
疆臣而止。以叅將朱鶴齡督之。楊庶使監之。疆臣自
二月十二奉師期後。親領兵駐則窩。母鳳氏領兵在
兩剎候官兵同進。三月十三日。目把陳恩張崑李朝
同罵色丁良茂沙辛等督兵分路攻奪新關。遂被柵
平壑決堤取間道。破傳頭石壁一帶關隘。又頭日阿
五打破大紅關。柯阿箇尅破胡石口黑水關。本日各
平據錄

兵齊到水坎五黑臺山口屯劄。十五日陳恩攻破板山園。射殺賊兵一百二十人。十八日陳恩奉屬監軍令調撥以白魏良海督兵一枝於青塘水堵截烏江賊歸路。道遇賊回截殺一陣。殺偽內官一人。賊苗一百二十餘人。生擒張受等十九人。十九日夜賊來劫營奮勇射殺賊數多。生擒六名。我兵亦多重傷。本日各目分兵三哨渡楊亡水進攻落濠關。落濠水乃橋州雄鎮前跨深溪。後倚大青。賊設深溝險壁三層。鹿角排柵。環築重牆。十分險峻。陳恩等夜令河河箇領

兵四上。落濠出張村河岡。邪拱等同督兵千戶王三錫由下流出蓋山地平壩。偷渡杪出關後。大兵從正路直攻關前。約期舉炮。聲震天地。賊驚棄關。奔四播州。各目俱多斬獲。乃於溪上修搭浮橋。我兵盡渡於熊村三哨會合。至大水田劄營。議發兵一夜。攻燒姚溪。衝後山母氏圍。一枝出毛蓋山大夫壩。與鎮雄兵會哨。按落濠為橋頭。與落濠是大橋也。軍門發千金犒賞。蓋水西自烏江後。噴被人言。軍門移檄詰之。以面許恩。平橋後重與賞賚。故連日告捷。三月內元弟同在

大水田距播止十里。然安陽之交實未絕也。賊黨尚
義黃繼祚常為暗通求助。疆臣勿應。疆臣兩喪。目喪
女左右以負播盟動之。及隴澄師次大水田。發兵攻
打長箐。賊拒敵殺死隴澄督兵把總陳啟禮。隴澄方
大恨賊知密差吳比金萬富。於三月廿六日齎書儀
肅二責。復金銀臺蓋二副。折程二十兩。衣段二端。赴
營投見。來書係舊妻田氏餽送。謝前過。當將來差斬
示禮。呈首院道明心跡。應龍大怒。二十九日盡起精
銳七萬。父子親領。由高垣壩前來冲營。初時水西兵

損千餘人。柯阿箇二子俱重傷。却得鎮雄兵合擊大
戰於母氏園。安隴兵大勝。斬頭目五十餘人。內傷官
者五人。殺賊兵千餘。其餘賊奔潰。是日尚義黃繼斌
亦在陣中。鋒疆臣恨之。軍來向戰後用計。須要二人
來營計議。退兵。賊夫婦果信。即差二賊并坐寨。見文
茂等二十四人。齎詐降文一角。金銀鞍馬來見疆臣。
到河疆臣已先次兵河口。將衆擒拏解道。於是安揚
之交始絕。時安隴割大水。又被賊掘金乃坑。困阻
截兵糧。四月十一日。發兵打破招降。十二日。應龍家

口上海龍。十三日安隴兵直抵橋州治。掘溪口獅子橋。賊奔潰。隨將衙宇家廟。新川後川等衙。違禁房宅。漢衙制度。臺榭亭榭。皆越非常。不惟彫刻彩繪。龍鳳等物。即卧房一榻。黃色牙床。三十六張。與僧可。州賊黨民房。悉行燒毀。一面於十五日發兵直出。尋復烏江老君閣。次日復之。生擒首妻弟何惟富。於是發兵將海龍圍。後一帶荆棘泥塗。漸次開闢。四十餘里。以便進攻。五月二十四日。興隆哨李提兵接管印務。水西鎮雄與之合營。同劄圍。後至二十八日。因遠嫌。移出海龍壩口把截。將刊通右槽山坎一帶營。

盤。盡讓與官兵矣。

搃評。烏江雖已失律。然借是以激勵水西。俾之絕
狐兔之情。踐虎狼之窟。毋氏固一戰大足。褫逆酋之
魄。而奪之氣。此則失之武人。得之文吏。蓋運籌者之
苦心乎。

貴州平越路功

四月十二日入黃灘関

初部院分布湖夏兩路。一由興隆黃平。直掃白泥草
塘等處。此李帥路按圖本興隆偏橋龍泉三處係一路直
抵播州。緣興隆偏橋兩兵初入白泥路。經四牌生苗

助惡作梗。故初議令陳李皆會兵於白泥四牌。賊盡方可進兵。李應祥起用南京營總兵。改任貴州。而未得實受勅命。所以遲遲不進。故未奉師期。東渡龍泉之失事。皆不與。而水西羅兵黃飄臺蠟平寨之捷。亦不聞。及二月十二日後。我兵漸進。榕山擒斬。三月初二等日。副總兵陳寅統領土官蒙詔土舍莫勞中軍。孫仲謨督陣。官楊守乾李繼晟家丁陳定等攻克漩水囤。為事官蔡兆吉統領土舍楊治隆土官蔡元虎把總猶鶴安生等攻克天邦囤。原任守備任萬鍾把

總華統吳文秀等。前後夾攻。克三百落圍。而都清守

備汪如淵。劄兵清池。令把總張鶴。許攀龍等。帶兵

梭山。直抵四牌草塘松坪。招出播民楊世祿等。令克

鄉導。此時陳璘前月盡攻四牌。而應祥不會所。遣劉效節又失期。故軍門掣劉效節治罪。三月

初六七。陳寅統兵拒賊於四牌高圍之下。又分前後

二路為策應。別遣兵由小路攀崖放銃。直掃龍水圍

賊巢。共斬獲一百六十餘級。發兵屯疆界河內。三月

初九。蔡兆吉領兵自乾坪。毛坪。白龍抵箐岡圍。此四

牌賊首謝朝俸等巢穴也。四面石壁箐林。僅有峻路。

一條賊設險關二層。十二日我兵至圍前。賊從高絳擁而下。前哨猶鶴奮勇接戰。斬獲二百二十三級。俘獲謝朝俸第三妻藍氏男謝丑保。我兵乘勝直抵河。遣則長河一帶深潭斗岸。賊衆堅拒。正欲進攻。忽報黔兵烏江河渡之敗。遂歛兵不進者十餘日。軍門日行牌催促。應祥乃親督中軍張奇盛。百戶李師沆沿河駕三眼百子鳥銃對岸放打。星夜催到船隻。分發各渡頭。三月二十一日。陳寅先令中軍孫仲謨。土舍楊治隆等。黑夜引南丹等兵。偷渡構皮灘。潛伏山後。

策應。乃親領家丁獨山州兵。猶家渡。伍萬鍾保續等名。由疆界河。蔡兆吉。猶鶴等名。由吳至孫家二渡。一面敵殺。一面浮水搭橋。奮勇登岸。首尾屯劄。通共斬獲二百二十九級。諸葛銅鼓二面。陣亡哨官劉廷宗。向長江不守。乞降者頗多。李提兵揭旗招撫。戒勿妄殺。共招降男婦一、二千人。雖步、為營。而江外肅清賊已膽落。所恃者黃灘。勿之聞耳。李提兵與陳實等議曰。楊酋向半隨我征松潘馬湖。兩次我今行一。牌招諭之。開示禍福。即不肯降。祥賊見之。亦當寒心。

乃發一牌勸其束身認罪投誠帶見軍門待以不死
一面引兵攻開此關層崖壁立賊衆死據急卒難破
二十四日偏橋毛坪屯軍唐榮智來告白泥土官楊
正遠楊通漢父子附播虐害本屯男婦千餘皆欲啗
其皮骨伊弟楊正愛屢諫不從願為內應乃令孫仲
讓於廿七日夜入賊營智衆次角為號官兵擁入楊
正愛同衆兵乘隙擒其父子及妻妾氏并所屬男婦
三百餘口正遠乃白泥副長官糾同楊正遠珠長賊
文偏橋劫掠京後亭處通漢羊刀馬士便決
如乘人號解送府院此後又有疆界河道之虞國

石勝俸。王志虎。王志龍等。亦率妻子民人等萬餘來降。李搃兵曰。我不殺降。但黃灘關未拔。汝降果真。生擒守關頭目。立功贖罪可也。勝俸等願效死力。乃距黃灘關三十里。有一三渡關。乃進搗門戶。一名渡。見坐寨陳胡保張貴奎拒守。先襲破之。則黃灘五難守矣。四月初十日。陳寅選精銳三千。同石勝。馬步夷兵千餘連夜行。十二日五鼓。官兵占住後。石等數十騎。驟開前門。當陣生擒二人。部斬一百二十八級。其關上賊見克渡。一據險添兵死守。是日

陳寅令諸將領兵齊渡黃澗河攻其關之前石勝倭
等兵由墳林暗渡河襲其關之後從辰至午大戰敗
退。後有勝倭等襲之。前後夾攻斬賊生擒首惡至大
安。王愛追蹕至張王壩。透出關二十里。盡掃其關左
右羽翼。收兵立營固守。通共斬賊八百五十六級。自
是賊勢愈弱。三省七路之師並進。而賊計益窮。惟有
脅叛苗。携妻子退據海龍而已。

摠評 以孤危之兵。當艱危之時。能自審於緩急。進
止之間。以守為戰。以招撫為進攻。卒之轉弱為強。攝

旌直指。斬首數百。招降數萬。因之破諸圉。斬三渡。抵
白田。何其壯也。竟以連合川兵。同心戮力。破重城。俘
群醜。振黔貴。積弱之邦。而堂々正々。與山嶽並峙。所
謂處女脫兔。其機審矣。且因降人而克險關。不勞餘
力。雖古名將。何以加茲。

楊酋負固驚驚。止謂各險關已能出。人不能入。即入
亦如烏江河汲。不能復出。及四月初。各路兵入關。皆
有進無退。始頓足曰。誤矣。誤矣。當吾破綦江。即據重
慶。直搗成都。取蜀王入營。何事不可為。

此即孫令乃
時太計

坐受死哉。因欲早將家口上固。而分派親信提兵守本州四路。議躬率兵二萬。於千溪頭鋪創一大營。拒川路。朝棟兵二萬。創桃溪墳壩頭。拒水西烏江兵。妻田氏兵一萬。創毛坪。防水寧截龍圉後路。太監劉元提調。顏和羅留元尚意等。集六統制所轄夷漢。赴板山固。敵水西獍兵。提管何漢良。統集湄潭夷漢。拒瑪璚等。固敵思南龍泉偏橋兵。楊珠等。統集甕水司地黑壩土兵。敵河渡江界牛場平越兵。夷頭羅網等。領婁羅三寨苗兵。拒合江永寧之兵。每兵十名為一隊。

三名長槍。三名弩。三名剗刀。一名用斬馬刀。或撈釣
叉。搃一百名披虎豹皮。驚嚇馬軍。又與心腹庄局家
丁內親管骨刻。共一萬七千人。上海龍團固守。囤上
倉米。三四十間。又兵以八路進勢。難分應。遂集兵開
內。與官兵鏖戰。三月廿九一戰水西。四月初三再戰
綦南。二路乃八路中最勁者。然皆先敗而後勝。初四
日後戰合江。兵連日不分勝敗。至初七投文詐降。吳
廣亦詐應之。而嚴為備。至初八捲土來戰。廣又力戰
敗之。半月間。凡三戰三北。初十賊集衆苗而誓之曰。

爾輩不為我盡力。我今上固任官兵殺爾衆。苗曰。合江手硬。綦江銳狠。委難敵。明當一戰南川耳。十一日苗乃差從弟楊順龍詐降南川。實非順龍也。破廣認出斬之。伏兵以待。十二日賊來劫南川營。復敗以去。是日陳璘兵又進攻白田壩。遂父子相哭上固矣。此四月十二日也。苗在州衙衆尚同心抵截。及苗一上海龍。群志渙散。官兵五路一齊殺入劄縫。自冠子山進。馬孔英自高坪進。吳廣台。水牛塘進。陳璘自上渡。閔進。李應祥自張王壩進。安隴自大水田進。各鎮漢

三兵約二三十萬。殺奔海龍圍來。衆苗抱頭鼠竄。剿殺幾盡。海龍周圍尚有龍爪堡。軍海雲等圍。養馬養雞等城。皆海龍羽翼。必先掃除。方可成功。乃一面招撫播民。高推官使酉兵至金川壩。養老欄招降無數。尚有原虜。綦江生員陳鳳鳴。陳三策。并已故舉人周宗妻萬氏等。差官押回原籍完聚。四月十五日。賊劉良玉。田一鵬。楊兆麟。五十一人。刻血為盟。謀內殺楊珠。楊明舉事。內楊一元洩其謀。賊盡縛之。殺其妻子。良玉等連夜滾下圍。逃赴南川營。十七日。

廣約募南永合兵進攻廣復敗十八日南川永合不
如獨進兵時賊初上固氣正銳當被賊伏內冲外包
勁弩擣石齊發我兵失利陝兵戰死六十人馬百餘
十八日三路合攻養馬城養雞城海岩等關大敗
之募兵直破水關奪鳳皇嘴逼賊圍下合江路暫
陣虎文蔚
新二百七十四級永
新二百一十一級圍後三圓山賊恃為後屏吳
廣欲取之遣永合兵廿一日潛入洗衣塘遇賊鹿罕
之子劉國用親斬鹿罕。劉謙斬罕子。降人郭天俸與
恩共斬苗百餘。數日以來各營先後俱進。壁海龍

圍下。劉綬住養馬城。李應祥住望軍城。吳廣住養雞城。陳璘住圍前左山。馬孔英住圍前右山。安家住圍後山左。隴兵住圍後山右。四面設木柵長圍。各營備找。廂飛梯。梯即雲巢車。即攻車使倭子坐車中用鳥銃則城上人不敢立圍上人不敢行攻圍之具。又分遣別將劉十里外海龍壩等處以防奔逸。各依分守。不容透漏。二十五日。各兵合力進攻鐵柱。奮勇打入。圍城軍令不嚴。反被賊冲殺。官兵殺多。酋見。開前左邊官兵戰力。喝令楊珠。身被銀錢黑甲。躍馬殺出。繞到陣前。却得奈世威兵當心一銃。

打死賊擡屍進城。兩軍罷戰。楊珠極悍勇。賊倚為右臂。至是痛哭曰。吾失一臂。不若已死也。賊思無計。當日遣叔楊永用詐降。軍門已有斬使焚書之令。劉吳二將。即將永用斬首。整兵以待。賊隨擁陣出戰。我兵放炮為號。馬湖土兵文安民悅君恩等。奮力攻打。冲破鐵柱飛龍二關。斬賊二十餘級。次日酋又遣鄉導劉庸刺話。乞以田氏於廿九日早。具表投降。是日會同各將領齊至國邊。見田氏率其子遠隔國下。在三十步地名地俯伏。跪投降表道鎮稟帖。又訴狀一紙。詞

曰恭迎天臺寶欲賺入入城繼之以兵也。谷德責令
田氏親自來營則逐日延捱。自廿九約初二初三又
竟不至。明是寬限以懈軍心。只要緩兵取事。軍門決
斷是假。且今日還有一舉蕩平。寸草不留。決無收降
妻子。許保爵土之說。賊見兩次詐降計俱不行。胆寒
心阻。別無計較。惟聽信妖術。將各寨真姓名釘埋地
上。呪令昏亂。又於我兵放鎗用魔鎮法。選粗壯婦女
數百人。脫去下衣。排立高處。執箕向我兵扇簾。使炮
不中。我兵斬黑狗頭取血潑之。又以金錢遍撒地下。

與衆酋競取以求死力。方纔懊悔。我不應。朝廷有
許多兵馬。今日如何了得。又埋怨當初勸打茶江之
人。將其人痛打。至與妻反目。幾欲相毆。僞內官勸鮮
方罷。親族如楊瑞龍楊祥龍等。皆欲招外兵爲內應。
楊酋知之。一夜殺二三百人。自此無一人敢異。只得
從他死守。專令四子惟棟五子良棟皆領莊丁虎苗
監防部民。一有所疑。皆手刃之。五月初。軍門見諸將
心不齊。一復差按察使張悌提監各軍。盟各道鎮於
養馬城。約有不同心戮力而專功自便者。明神殛之。

於是賊謂親屬曰。朝廷只為我一人來征。不若假死發喪。報官請命。必然衆人親來相驗。乘機劫得一二人上國。不由不行招撫。衆依言行事。五月初六日。衆報首於初五日亥時。服毒身死。衆未信。惟永合略信之。令其送屍赴驗。其人又云。本當送出。因合國人。都要具祭。方行送驗。軍門聞之大恨。吳廣言賊死果真。即令廣具甘結。如賊復出。本官一人承罪。又思賊既詐死。必欲生遁。復嚴督水西。不言歸。斯奉還時。大雨連七八日不止。只等一晴。便進兵。初十日雨止。議

攻鐵柱關。當日五鼓圍後曹希彬督兵與陳璘兵乘霧抄賊營後齊起夾擊。遂奪官兵營前二土山。移劄其上。乘高見酋國中家室帷帳。往來出入甚悉。而賊樵級之路。從此斷絕。當日辰時圍前各路兵分道力攻。前左右三處砲聲震天。賊四面受敵。勢不能支。石砧兵與千總馬積冒傷先登鐵柱關正樓之側。劉綎親督各將掀挖城垣五處。每處約長五六丈。部兵先登左水關樓。燒毀賊樓二座。房屋數處。一時俱燃。順風烟冲國上。滿圍哭聲。鶴震山谷。賊大敗走鐵柱。

虎二關焚拆殆盡止存飛龍朝天太平三關此一役也。綦南二路破毀鉄柱水門一關其血戰功多。固後陳吳攻奪三連山賊勢愈窘乃猶死守不下。七道監軍會呈各提兵合為五營各限日期輪攻固後不許一路專功。

劉提兵與副將號綦南營 吳提兵與永合營
陳提兵為偏橋營 李提兵為平越營 馬提兵
率邊兵與酉石劄營固前專備奔衝血戰
自五月十九日以後各抽精兵輪日前後攻打分派

已定。酋如釜魚籠鳥。指日可就刀砧矣。柰何二十四
後。忽值連雨。陰霾不開。兵餉不敷。士卒多病。故入閩
已及四旬。攻圍行及一月。提督撫臺檄文絡繹嚴催。
竟不能下。在劉繼則曰。擒賊事則須三日可了。然須
軍門一目擊之。始甘心。在吳廣則曰。非不能成功。恐
成功而不見知。與無功者一般。叙錄耳。在陳李則看
吳劉。冷破。軍士每日坐而放炮。在安隴則以一焚桃
。便為藉手。且借酋為奇貨。邀割地方。軍門見攻打
不下。心甚焦煩。亦思以計取之。乃遣黃七之父入賊

又募能於內放火者賞之百金。即令賊差出之人歸而為之。但火起即以為功。焚其糧自不能久也。只勿令水西人知之。恐其洩露。後亦不得成功。水西見賊勢垂亡。亦心與之絕。然把事惟陳恩讀書明義。如柯阿箇等。楊酋以金銀數扛。遍買其心。尚在固後往來相通私語。甚至酒罈裝火藥送之。故賊惟并力前守。後固自料無事。陳舜五月初六至固下。即知固前難攻。固後畧平易攻。乃與二道商議。三省七路兵三十萬俱在前。而水西營獨在後。是欲以一路而專七路。

之功也。遂請督府傳令退讓一舍。至五月二十二日。陳璘即撤營從國後左槽駐劄。以便攻打。水西奉令只得移營海龍壩口把截。陳總兵即於國左豎立柵欄。至國後。鱗布櫛比以防賊夜劫。又令人置鐵牌百餘面步。捱前逼近賊國。相離丈許。我兵得地。賊弩不能放射及我。我兵過夜放簫板於柵外。先是賊每夜出劫官兵營。至此偷出為釘所傷。不敢復出。賊無計。復欲哀請招安。言當初只為罰贖四萬兩。不肯完納。以致如此。今情愿納銀百萬兩。抵補大兵費用。

錢糧。納降請罪。此言各營俱不信。吳廣頗信之。張監軍謂賊亡在旦夕。豈可輕信邪。謀陳摠兵密受江撫臺成算。將計就計。遣人同使入回。將應龍近侍得力者說之來降。酋勢愈孤。六月初四日。天雨方霽。南川營發兵斬飛龍。關守賊六級。查出偽降提調董鰲收監。是日七道各鎮會議。謂同日環攻。心志不一。不若分定日期。責成攻打。劉李共一日。陳吳共一日。各打後門。其不當日者。又各攻圍前。以牽其勢。如再不。下四將又同打一日。馬孔英督各路兵專攻打前門。初

五日輪當劉李寅時起發兵。劉鯁身先士卒。火炮震天。至辰時攻破頭道土城。賊抵不住。退至二城。又攻打至巳時。破二道石城。賊父子親領苗兵出城衝突三次。我兵用佛郎機百子銃直對大城門。齊打賊被傷。退至三城。死拒。當因兵疲住攻。即劄營城下。是夜應龍猶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苗皆散去。無應者。賊起提刀自巡壘上。見四周營火燭天。一望無際。飛鳥不能過。歸而長嘆數四。謂其妻子曰。爾等各自為計。吾不能顧爾矣。言已淚下。妻子相聚號泣。初六日。

輪陳吳攻打。璘即先晚出衝鋒銀二千七百兩。募死
士。密令四鼓。銜枚前進。陳良玘。陳策等從左。王鳴鶴。
宋大斌等從右。桑植容。美茅岡上下崗土兵從中。五
鼓至壘。寂無人聲。各從山坡緣上。蟻附登城。賊猶紆
睡。當將守城老虎。賊二十餘人殺訖。衆兵齊上。更豎
小白旗。三舉號炮。賊大驚起。慌悞奔竄。有持挺巷戰
者。我兵一衝殺俱星散。楊酋聞官兵已入大城。即同
愛妾周氏。何氏登樓自縊。縱火自焚。時天色黎明。衆
兵已薄酋宅。校滅火燼。吳廣陳九經打開樓門。衝火

取出全屍。將火撲滅。生擒賊妻田氏。賊子楊以棟。惟棟良棟勝棟堪棟賊子妻五名皆田氏。賊女貞惠貞瑞貞福賊孫嵩壽春壽賊有何漢良偽內官并家人乳母婢僕等若干人。奉司銅印一顆。田氏并偽造驛驛將軍鉛關防一顆。時已天明。各路兵將會集城門大開。賊屬公投納降。五鎮七道齊到圍圍前後搜捉賊子首惡楊朝棟逆弟楊從龍兆龍世龍小田氏胡棟二子三女。賊族楊兆麟賊妻无田一鵬賊婿宋承恩馬千駟。賊軍師孫時泰黃七。

丁岩白經

賊黨張士

爵。吳應達。楊華。陳大才。何廷玉。田有秋。馬忠。何明。葉
喜受等。應龍歷代存蓄財寶。俱一時搶盡無存。道鎮
當將應龍尸。喚伊妻男。及五司奏民彭廷壽。周世祿
等。同驗。真的有君逆犯。并賊屍棺。解赴提督軍門。驗
實奏京。是役也。海龍未破之先。各路皆奮勇功非一
哨。獨楚兵有勝無敗。至初六五鼓之登埤。則專屬湖
廣哨無疑。蓋日已分定。勇又先登。故屍印皆為所獲。
親屬駢首就擒。及各路至而收捕餘黨。終落後一籌。
止緣兵分八路。會合寫遠。事多異同。故塘報功次。紛

謀不一。御史王立賢。太原人。事久論定。終不可誣也。江
巡撫以四月初七日抵沅。以六月初六日平賊。故其
報捷疏云。到任之後。一月四捷。六旬之間。賊滅黨殲。
豈不偉哉。若撫督李公。終始苦心。以機應變。卓然與
淮蔡同符。卒洗夜郎千古之腥。開中興一統之盛。
功亦懋矣。

皇上見江公塘報。大嘉悅。曰。偏沅巡撫江鐸。塘報逆
賊楊應龍。六月初六日。已就天誅。實仰賴天地洪庥。
祖宗佑助。大小文武將士。溥暑之時。成此大功。朕心

嘉悅不已。於是三藩兵將奏凱班師。各受封賞。總督李化龍。世襲錦衣衛指揮同知。巡撫江鐸。郭子章。俱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楊朝棟等處決。楊應龍剄尸。爵等發遣。宋承恩放回還戢。獻俘一百四十一名。朝命各官會議善後。改土設流。一方民庶萬世享太平之福矣。

會計川四路官兵用過銀一百三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九兩零。湖貴二路官兵用過銀一百餘萬兩。蜀王府助銀二千兩。致仕黔國公沐昌祚助銀二千兩。

改土設流

遵義府

遵義縣

桐梓縣

綏陽縣

平越府

獨山縣

餘慶縣

貴州

播州白田壩沃壤數百里即遵義縣故地今建府治

設縣附焉

府八員
縣全設

桐梓舊秦南之冲走川貴道也舊為夜郎縣故地

今建桐梓縣

知丞典

望草南接安思北達真浩為綏陽縣故地今擬為

綏陽縣

知簿典

仁懷濱岷枕永襟合帶瀘為懷陽縣故地今復為

仁懷縣。

知典

真州即古珍州。川原平行。商旅周遊。今復一州為

真安州。

知判目

已上皆隸川省

平越東境與黃平相連。黃平為川貴要區。故設府

治。七月

湄潭地里廣闊。三里六牌。設為湄潭縣。

餘慶白泥共為餘慶縣。

知典

雅水草塘。兼重安之地。為麗安縣。

知典

龍泉本所地屬石阡。今改為龍泉縣。

知典

黃平舊設撫節通判。列衛重慶府。今改為黃平州。
全設

已上俱隸貴州

遺事 應龍以己亥年六月念一日捨寨江。庚子年以六月念一日解得重慶。天道好還。何謂不爽矣。

應龍有逆志。延一地師相祖墓。地師張大其術。謂

改葬

其時

必得侯王。因將七代祖宗。盡發掘遷葬。

識者謂此地師論平楊功當在首列。可哂也。

應龍閔門。臨有曰。養馬城中。百萬雄兵。蟠日月。龍固上。半朝天子。鎮乾坤。所居之門。亦偏曰。半朝天子。

李提督平播後。令重慶府將軍前給軍銅鍋。盡數收束。改鑄鼎器。分為三等。給發各土司。永為鑒戒。其銅鼎銘曰。

維星拱北。惟水朝東。天王御極。八方會同。惟西南夷。各世其封。惟敬天念祖。庶不墜厥宗。順天者吉。逆天者凶。以為不信。視楊應龍。

又令重慶府鑄銅標一柱。高一丈三尺。銘文鑄於上。
豎海龍圖之額。銘文其上曰。

皇帝二十有八年。播人告言。天皇赫怒。爰整六師。以
誅不供。百十有四日。盡俘群醜。遂沿其官。設吏治之。
方三千里。始入皇封。我勒銅標。永鎮西南。臣李化龍。
庚子冬十二月。江巡撫自為碑銘。立石紀功於播。其
銘曰。

上御極廿八載。泰道熙。薄四海。維玄菟。暨朔方。相繼
亂。自取亡。彼播酋。背世澤。敢效尤。作叛逆。向蜀民。及

黔楚血成川。骨成土。今

皇帝怒赫斯。命臣鐸。搃楚師。馳自燕。詣境上。中號令。
飭鎧仗。同心討。中丞君直指使。兩監軍。大將璘。胆如
斗。力如熊。世無偶。更小心。奉約束。威凜。嚴部曲。初
出兵。砍敵營。五圍潰。賊乃驚。破三渡。渡水丹。賊聞之。
膽益寒。遂乘勝。搗巢窟。夜半起。戒戰卒。不絕鼓。不張
燈。攀懸崖。如蟻。騰抵賊榻。立漢幟。殺伐聲。動天地。賊
詫駭。類瘡痍。道楚兵。從天下。探虎穴。擒虎子。虎害羣。
雉經死。諸脅從。罔攸治。蠻父老。猶顙至。飛露布。未與。

官天顏喜。仙桃紅。西南夷各內憚。天威不復反。范
磬石勒茲銘。王首塞。王心寧。中與外。諸勞績。垂無疆。
照遐邇。

味水外史曰。柳氏抑封建。予郡縣。謂公天下自秦始。
昔疑其說。似有拂經。及觀土司世擅爵土。流毒一方。
雖聖治綦隆。亦難憬化。卒勞大旅。南渡救弊。則曩時
十二國七雄者。其戕殺暴殄。又豈減此。夫富累侈。威
權任虐虐。聖賢正裔性惡。尚難轉移。矧強橫竊據土
祖業。用夷變夏之流弊。而不顧於固圉之喪乎。

昔天賦獷蠢。逆德世承。幼姿驕盈。熱刺任意。而令七
姓解醴。五司負芒。一夫雉經。千營五裂。推厥所繇。則
毀斥仲尼。擯棄誦讀。正受病根源也。或云。西南夷目
為我州郡藩籬。一旦撤去。緩急無倚。不知酋慝同行
桀紂。比於蜀之馬湖。龍安。滇之尋甸。武定。羅雄。尤相
倍從。即雖夏鼎商球。難可再續。矧么麼哉。且此時五
司先已具疏改流。致激應龍之怒。殃及墳墓。流禍鄰
封。猶然不悔。則今日疆理。庶幾下慙人心。上符古議
云爾。